

# 四庫全書總目

## 第 六 册

- 卷二十九 春秋類四
- 卷三十 春秋類存目一
- 卷三十一 春秋類存目二
- 卷三十二 孝經類
- 孝經類存目
- 卷三十三 五經總義類
- 卷三十四 五經總義類存目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

經部二十九

春秋類四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謹案是書為

聖祖仁皇帝經筵舊案

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乃編次成帙說春秋者莫夥於兩宋

其為進講而作者宋史藝文志有王葆春秋講義二卷今已散佚張九成橫浦集有春秋講義一卷永樂大典有戴溪春秋講義三卷大抵皆演繹經文指陳正理與章句之學迥殊是非惟崇政邇英奏御之體裁如是亦以統馭之柄在慎其賞罰賞罰之要在當其功罪而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者則莫精於春秋聖人筆削之旨實在於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春秋國之鑑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條作春秋決事十六篇其義蓋有所受矣是編因宋儒進御舊體以闡發微言每條先列左氏之事蹟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義例而不取其穿鑿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允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 聖 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之樞要具在斯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奉

敕換初胡安國作春秋傳張栻已頗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栻說為

然至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澄作俞皋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為宗自難竝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歟欽惟 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 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 洞

鑿精微雖

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

指授儒臣詳為考證凡其中有

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弃弗習者亦一一采錄表章闡明古學蓋以

聖人之德居

天子之位故能蕩滌門戶辯別是非晚數百年積重之勢而反之於正也自時厥後能

不為胡傳所鋼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窺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編響然竝作不可殫數袁錢之義遂儼若三光維

風維草之效誠有自來矣下等繕校之餘為春秋幸并為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

敕撰以十二公為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繁各析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

尼山本義而剷除種種迂曲之說故

賜名曰直解冠以

御製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傳會臆斷以明誥天

下與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

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蘇軾之論春秋曰春

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朱子之論春秋

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

法戒本其聞其見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為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為

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白孫復倡為有貶無褒之說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

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荒俞汝言春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謂片言居要

矣是編恭承

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

以炳然學者恭讀

御纂春秋傳說彙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融會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

蘊矣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通行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崑山人博極羣書精於考證

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李光地嘗

爲作小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賈逵服虔之注樂通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是博稽載籍作爲此書至邵竇左鵬等書苟有合者亦皆采輯若如懸磬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呂覽田祿其子取諸楚辭千畝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祔爲廟主取諸說文石四爲鼓取諸王肅家語注視其之爲檠蕪取諸水經注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義研究訓詁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炫作杜解規過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主一家故凡炫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劉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其闕失可謂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棟作左傳補注糾正此書尤涼一條大司馬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互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爲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爲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爲據棟引世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禮例之疎未可反譏炎武至服虔一條當由偶忘出與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肅家語注亦明馮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論矣

春秋釋疏二卷

湖南巡撫探進本

國朝王夫之擬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謂閔公元年書季子仲孫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爲故從國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問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議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甯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衛之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參錯於郡縣觀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於楚丘則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斷難越國安得謂曹衛之間戎不雜居如此之類固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鶴鴒爲寒號蟲反斥埤雅之譎以延廢爲延亥其廢亦爲寄鑿杜注既意在召陵南不云即在召陵乃刪除南字而駁之尤爲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

之向謂當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闕朔之說誤以邑名爲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在春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爲曹地非魯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貫字之誤辨厲卽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踐土非鄭地辨翟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莒魯之間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郟之郟非鄆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皆足以糾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卽在高平據括地志謂胡在鄆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邱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都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爲齊襄公之子案劉瑾詩集傳通釋解何說應與齊亦以桓公爲公孫子然理由誤記與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謂魯襄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珎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尚頗有根柢其書向未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梁錫瑣據爲新義輩不書族定姒非諡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爲新義殆皆未見其書也

春秋平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諸生是書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然自宋孫復以來說春秋者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竄鑿煩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後說春秋者務以尊崇胡傳爲主求利於科舉之途而牽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張岐然嘗作五傳平文以糾其謬而去取尙未能皆允汝言此書亦與岐然同意而簡汰精審多得經意不以多生新解爲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此本爲汝言手定其中塗乙補綴朱墨縱橫其用心勤篤至今猶可想見也宋孫尊經義考載繆沐之言稱汝言研精經史尤熟於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今皆未見蓋亦好學深思之士所由與楊腹高談者異歟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義始脫藁是歲之夏復續作此書以綜括大旨相傳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

近於迂計十五條三曰尚異而隣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銀刻計六條未附春王正月辨一篇中左氏公羊孔安國鄭元之說明周正改時改月春秋正朔皆從周其中如華督奪孔父之妻齊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簡策相傳必有所據即就傳文而論亦無以斷其必不然汝言皆以為臆測近誣轉未免自蹈臆測又公羊哀齊襄之復仇固為謬戾然紀侯譖齊哀公於周至於見烹則實有其事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為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謂左傳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猶漢稱皇漢宋稱皇宋之義則不知正月正歲並見周禮兼用夏正實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時無庸牽引漢宋橫生曲說又一行衛朴推驗春秋日食皆合於建寅一條汝言無以難之遂泛謂不足深據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時令建子建寅食限無殊一語可明亦不必顛預其說如斯之類雖或間有小疵然六類之中大抵皆立義正大持論簡明一卷之書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亦可謂深得經意者矣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採諸家之說以補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闕謬於趙沆陸粲傳遜邵寶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為多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炎武杜解補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採未及什一其凡例稱庚申之秋炎武自華陰寄左傳注數十則蓋是時杜解補正尚未成也鶴齡斥林堯叟音義之陋所取僅三四條持論極允至孔穎達正義家弦戶誦久列學官斷無讀注而不見疏者乃連篇采擷殊屬贅疣至襄九年傳閏月當作門五日本為杜注乃引以補杜尤為牀上牀矣他如於定公八年傳謂公山不狝之意在於張公室陽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為利而已定公十二年傳則云公山不狝叔孫輒之徒據費以畔說者謂叛季非叛魯其說非也彼稔見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張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頓殊又如莊公二十二年傳引史記正義以未羊異女為姜姓之訓於昭九年傳又續引汪琬之說駁張守節失左氏之指是一義而去取迥異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闕辛以駁

伍員之復讎天經地義為千古儒者所未發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傳證公墉池非晉侯之墉引檀弓越人弔衛將軍文子事證秦人歸倭公成風之繇引漢書王嘉傳證屈蕩尸之當作尸之類亦具有考證雖瑕瑜並陳不及顧炎武惠棟諸家之密而替梓衆長斷以新義於讀左傳者要亦不為無補焉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驥撰騶字驄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於靈璧縣知縣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為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丘明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為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王士禛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載所著諸書與此本竝同惟無字奇及事緯豈士禛偶未見歟三傳之中左氏親觀國史事蹟為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驥作是書必謂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驥於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可以知專門之學與涉獵者相去遠矣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自昔說春秋者但明義例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而元吳澄因之然麤具梗概而已奇齡是書分改元卽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遷滅昏亂享禋喪期祭祀蒐狩興作甲兵田賦豐凶災祥出國入國盜殺刑戮凡二十二門又總該以四例曰禮例曰事例曰文例曰義例然門例雖分而卷之先後依經為次無割裂分隸之嫌較他家體例為善其說以左傳為主開及他家而最攻擊者莫若胡安國傳其論安國開卷說春王正月已辭窮理屈可謂確論然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禮正歲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屬王制故變文稱王周正月以為建子之明文而奇齡乃讀春王為一句周正月為一句謂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為乖謬殆更甚於安國又如鄭康成中庸注策簡也蔡邕獨斷亦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

尺短者半之春秋正義曰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也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也又曰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據此則經傳簡策竝無定名故崔杼之事稱南史氏執簡而華督之事稱名在諸侯之策其文互見奇齡乃以簡書策書爲經傳之分亦爲武斷然其書一反胡傳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義例皆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至於喧呼叫喚則其結習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刊正三傳經文之誤其以簡書爲名者蓋仍執其傳據策書經據簡書之說也大旨以左傳爲主而附載公穀之異文辨證其誤因胡安國傳多從穀梁併安國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從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衛侯行出奔齊一條耳考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於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真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不足爲怪奇齡所考正者如會襄不當有齊侯單伯送王姬不應作逆齊人來歸衛俘據書序知俘卽是實非經傳有異公伐齊納子糾不應無子字齊人殲于遂不應作濊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同例會洮不應有鄭世子華樂書救鄭不應作侵鄭召公來錫公命不應作賜命襄公五年救陳不應有莒子邾子薛伯會說之衛齊惡不應作石惡齊樂施不應作晉樂施叔孫婁不應名舍公會齊侯盟于黃不應作晉侯衛趙陽不應作晉趙陽皆極精核至於經書冬宋人取長葛傳乃作秋但知經傳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後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則此冬而彼猶秋實與晉用夏正經傳皆差兩月一例又衛師入郟公羊郟作盛遂詆其宋將作送衛將作彗不知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郟國之女考古圖許或作鄆魯或作鹵俱勒諸鐘鼎斷非譌寫古字異文如斯者衆未可盡以今文繩之又謂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字訓夜雖見列子然不應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稱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爲國君又稱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竝用又謂皋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術不可作西乞遂由於音異是以後世之



平仄律古人之轉音不知檀弓以木為彌牟戰國策以包胥為勃蘇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類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為未得其平甚至子作於饗作享經傳處處通用於公穀亦纒摘之益瑣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春秋傳分義例為二十二門而其書則仍從經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門隸事如沈業趙汭之體條理頗為明晰考據亦多精核蓋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至周禮一書與左傳多不相合蓋周禮為王制而左傳則皆諸侯之事周禮為初制而左傳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強相牽附徒滋糾結奇齡獨就經說經不相繳繞尤為特識矣是書為奇齡門人所編云本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六卷且云未見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尚未及半蓋編次未竟之本雖非完書核其體要轉勝所作春秋傳也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錢塘人居於平湖以諸生薦直內廷授中書舍人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閣學士是編乃康熙乙丑士奇奉 敕撰春秋講義因考訂地理併成是書奏 進據閩若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

敬可為人作左傳地名訛問余成公二年鞏之戰云云則實士奇倚勝代作也其書以春秋經傳地名分國編次皆先列國都次及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經文傳文及杜預注而復博引諸書考究其異同校正其疎舛頗為精核惟時有貪多炫博轉致瑣屑者如魯莊公築臺臨黨氏遂立黨氏臺一條殊於地理無關又如晉以先茅之縣賞胥臣遂立先茅之縣一條既不能指為何地但稱猶云蘇忿生之田則亦安貴於考耶是則過求詳備之失也

春秋管窺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庭垣撰據浙江遺書總錄庭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然不言書成於何時前有庭垣自序亦無年月案庭

垣爲朱彝尊同縣人而彝尊經義考不載是書則在彝尊以後矣自宋以來說春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  
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天下千名犯義之事皆誣稱爲孔子之特筆而不知已亂名教之大防垣自序駁諸儒之  
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  
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宜  
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  
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千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  
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辭以過之云云其持論最爲正大又  
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實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  
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碍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亦爲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  
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袁熹之闕如編其識皆在啖趙諸儒之上正未可貴遠而賤近也  
舊帙蠹蝕字句間有殘闕無別本可以校補然大旨宏綱炳然無損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

三傳折諸四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尙瑗撰尙瑗字宏達一字瑱持吳江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尙瑗初從朱鶴  
齡遊講春秋之學鶴齡作讀左日鈔尙瑗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書曰折諸者取  
揚雄羣言淆亂折諸聖之語也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  
地名同考名諡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據與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拮據漢魏以下史事  
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如因衛懿公好鶴遂涉及唐元宗舞馬之類不一而足與經義或渺不相關殊爲蕪  
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訓詁之遺經師授受之奧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  
固未可以其糠粃遂盡棄其精英且春秋一經說者至夥自孫復劉敞之徒倡言廢傳後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

實而臆斷是非胡安國傳自延祐以來懸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滅項乃誤歸獄於季孫由議論多而考證少也尙瑗是書雖未能刊削文字頗乖體要而蒐羅薈粹猶為撫實之言過而存之視虛談褒貶者固勝之遠矣

春秋闕如編八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是編為袁熹未成之書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蓋猶其彙本前有共孫鍾璜跋亦當時手跡也自穀梁發常事不書之例孫復衍有貶無褒之文後代承流轉相摹仿務以刻酷為經義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國無一人得免於彈刺遂使游夏贊之而不能相摹仿務為之而有餘流弊所極乃有貶及天道者 呂柳春秋說志謂書季孫意如幸所以見天道之左 春秋於是乎亂矣袁熹是書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煩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袁熹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辭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袁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責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為蟲傷苗稼即當雷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為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贖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 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未附讀春秋數條論即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 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代說春秋者當以此書為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學深為有裨非其經說諸書出於門人雜錄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張自超撰自超字彝歎高淳人康熙癸未進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是書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為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頗得比事屬辭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為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

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不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爲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實非南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後方苞作春秋通論多取材此書近時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外此亦其亞矣。

春秋通論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編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意貫穿全經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辭其孰爲舊文孰爲筆削分類排比爲篇四十每篇之內又各以類從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筆削之跡自古無徵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實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原本改本並存者此一條耳左傳甯殖曰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經文則曰衛侯衍出奔齊其爲聖人所改與否已不可定至左傳稱仲尼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則但有改本不知原本爲何語矣故黃澤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見魯史無從辯別爲憾苞乃於二千餘載之後據文臆斷知其孰爲原書孰爲聖筆如親見尼山之操觚此其說未足爲信惟其掃公穀穿鑿之談孫孫胡銀薄之見息心靜氣以經求經多有協於情理之平則實非俗儒所可及譬諸前脩其矣澄之流亞歟

春秋長歷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內廷改授檢討終石諭德是書補杜預長歷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約略篇頁釐爲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注疏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朱載堉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義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

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百  
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千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  
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  
閏蓋以經傳千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  
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  
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  
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千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厚耀  
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蓋非惟補其闕佚竝能正其謬舛於考證之學極爲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編  
矣

春秋世族譜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不可殫數漢宋衷有  
世本四卷唐代尙傳今惟孔氏正義中偶載其文而書則久佚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  
知何人所撰今亦無存杜預作春秋釋例中有世族譜一篇具載其世系昭穆之詳而自宋以來湮沒不見今恭  
遇 聖代表章遺籍釋例一書得於永樂大典中裒輯叢殘復爲完帙獨世族譜僅存數條仍不免於闕略厚  
耀當時既未親釋例原本因據孔氏正義旁參他書作此以補之其體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圖而以周  
之卿大夫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許次邾次吳次越次小  
國諸侯皆先敘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見經傳而無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魯之眾仲秦子之類則  
別曰雜姓氏名號另爲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後搜採頗爲該洽近時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一卷其  
義例與此相近而考證互有異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莊公諸人此書徵引不及顧本之備又脫漏王叔

氏世系不載亦為遜於顧本然顧氏於有世系者敘次較詳其無可考者概闕而不錄此書則於經傳所載之人祇稱官爵及字者悉臆採無遺實為顧本所未及讀春秋者以此二書互相考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

半農春秋說十五卷 內府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士奇父周惕長於說經力追漢儒之學士奇承其家傳考證益密於三禮核辨尤精是書以禮為綱而緯以春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取三傳附於下亦間以史記諸書佐之大抵事實多據左氏而論斷多採公穀每條之下多附辨諸儒之說每類之後又各以己意為總論大致出於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沈業春秋比事而不立門目不設凡例其引據證佐則尤較一家為典核雖其中災異之類反復辨詰務申董仲舒春秋陰陽劉向劉歆洪範五行之說未免過信漢儒物而不化然全書言必據典論必持平所謂元元本本之學非孫復等之枵腹而談亦非葉夢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書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為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歷拾遺曰疆域曰爵姓存滅曰列國地理大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行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注正譌曰人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為辨論以訂舊說之謬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說作春秋分紀以傳文類聚區分極為精密刊版久佚鈔本流傳亦罕棟高蓋未見其書故體例之間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為體昉於周譜刻行斜上經緯成文使參錯者歸於條貫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書者原可無庸立表棟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於著書之體亦乖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為過之其辨論諸篇皆引據博洽議論精

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其朝閣一表用杜預隱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說與陳厚耀所推長厯退一閏者不合蓋厚耀之書棟高亦未之見故稍有異同云

春秋識小錄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春秋職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其考職官首為數國其有之官次為一國自有之官皆分別排纂凡與周禮異同者一一根據注疏為之辨證頗為精核末為晉軍政始末表序晉軍八變之制而詳列其將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於後亦皆整密惟置諸國而獨詳晉則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為地同而名異次為地異而名同末為晉書地理志證今以杜預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彙列而分注之大致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相出入而較為簡明雖似與經義無關然讀經讀傳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異於當日之事迹不能融會貫通因於聖人之衰貶不能推求詳盡如胡安國之誤執季孫橫生異論毛奇齡之附會尹氏牽合正經者蓋有之矣則廷祚是書固讀春秋家所當知也

左傳補注六卷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虛列其目而無書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言證旁引射蛟之誤案此宋子之說非杜注也蓋因補杜而類及之莊公十四年繩息嬀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魯繩也證杜訓舉之由二十八八年臧孫辰告繩于齊禮也引周書釋匡解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告羅證為古禮僖五年虞不臘矣引太平御覽舊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輿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當作五二十一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為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明鬼篇證尙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

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嘗麥解證爲刑書九篇宣二年以視于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視爲正字郭忠恕作示爲誤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譌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字成十六年徹七札焉引呂覽愛士篇證鄭康成一甲七札之說衰二十三年娶于鑄引樂記鄭注證鑄卽祝國又踞轉而鼓琴引許慎淮南子注證轉卽軫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引周書常訓解證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捭朽生成及彊而寡引墨子辭過篇證無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獻之邇豆于幕下引禮記正義證杜注五獻之誤十五年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證妻喪三年爲春秋未造之禮二十六年鑿而乘於他車引說文證鑿誤作鑿哀二十五年譏而登席引少儀證燕必解讓皆根據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廢六關引公羊傳注證廢訓置則是又引韋昭國語注證置訓廢則非蓋置有二義一爲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爲棄置之置國語注所言是也此猶亂可訓治而亂離瘼矣不可訓治臭可訓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訓香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征臧文仲廢六關以博寬大之譽而使姦宄莫詰陰以厲民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棟但執反漢旁通之義殊爲偏駁又文十三年其處者爲劉氏孔穎達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則爲劉字無疑而必謂原作雷字漢儒改爲卯金刀宜二年文馬百駟當以邱光庭兼明書所辨爲是而必引說文畫馬之訓襄十七年澤門之誓謂古皋澤字通又謂諸侯有皋門其說固是然邑中澤門各指所居舉門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謂注疏皆非斷爲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終無解也二十五年執簡以往引服虔說一簡八字證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牽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卽指爲孟子之亥唐尤爲附會昭七年余敢忘高圍亞圍引竹書紀年補杜預之闕不知汲郡古文預所目睹預既不引知原書必無此文未可以後來僞本證其疏漏萊書中屢引竹書紀年蓋未及詳考今本之僞至於二十一年鄭翩翩爲鶴引陸佃埤雅之雜說萊鶴非始於佃哀六年無疾而死引汲冢瑣語之野談十二年效夷言謂春秋時已重吳音不始於晉更非注經之體矣他如公卽位之位必欲從古經作立屢豐年之屢必欲從說文作婁亦皆徒駭耳目不可施行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



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形有尙書小疏已著錄是編以趙汭顧炎武所補左傳杜注爲未盡更爲訂正其中得失互見如襄公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謂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云賞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誤今考司勳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注曰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據此則是特以賞田有所未盡更加以賞未有賞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謂八邑六邑爲數少當是賞地則加田爲數當多矣與周禮殊爲未合蓋彤著周官祿田考誤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數卽爲司勳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產皆國卿若受加田則約得小都旁加四里傳云八邑者據注不過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過二十四井故疑其數少非加田其實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傳歸餘于終彤謂積氣剩餘日以置閭在四季月故曰歸餘於終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書春王正月傳曰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謂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疏謂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卽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於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卽不可也據此則是年八月置閏正史官之失彤反以爲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傳令倍其賦孔疏謂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二一入於王臣此采邑貢王之數然則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當三分之一歸於公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貢王大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其賞地貢王則孔疏所引司勳注三分計稅王食其一是也然則采地賞地貢數顯異今孔疏於侯國采地之賦不計四分之一而計三分之一是誤以賞地爲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闢相沿之謬又

如襄公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杜注云車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謂人也顧炎武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始皇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形引隱公五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公元年傳敗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則不得謂非士卒矣亦可以補正顧氏之失雖未完之書錄而存之於讀左傳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所列春秋山川國邑地名悉從經傳之次凡杜預以下舊說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證皆確指今為何地傳學者按現在之輿圖即可以驗當時列國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簡明不事旁摭遠引故名曰考實於名同地異注家牽合混淆者辨證尤詳如謂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郟其地在今廢魚臺縣去曲阜二百里許而九年經書城郟及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郟者別為魯近郊地名則公羊傳所謂吾近邑左傳記公子偃自雩門出先犯宋師與哀十一年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作戰于郟者皆無疑矣僖公三十年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取杜預以焦瑕為晉河外列城二邑與傳所云晉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者不合永則謂之武所言乃于河外列城舉焦于內及解梁城者舉瑕以該所許之邑引水經注云涑水西迤郟城又西南迤解縣故城南解梁即斯城也又西南迤瑕城晉大夫僑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郟城在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許杜預於成公六年絳大夫言郟瑕氏之地沃饒近鹽合郟瑕為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呂餒甥以瑕為姓皆失之其訂補闕多有可取雖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傳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則較勝之矣

三正考二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吳甯撰甯有易象約言已著錄春秋以周正紀時原無疑義唐劉知幾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說至宋儒泥行

夏之時一言遂是非蓋起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張以寧著春王正月考而經義始明霸復取兩家之說節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論補所未備駁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時及諸儒時月俱不改之說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條所引陳延敬蔡德晉諸說於三代諸書所紀年月差互之處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以破疑似之見雖篇幅無多而引證詳明判數百年紛紜轆轤之論於經學亦為有功矣

春秋究遺十六卷

安徵巡撫 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酉有詩經拾遺已著錄是編多宗其師方苞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全詩春秋三傳束高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并其事迹疑之如問卷之仲子謂惠公違禮再娶以嫡禮聘之可也酉必據此謂諸侯可再娶則衛莊公於莊姜見在復娶於陳陳之厲嬀有姊戴嬀其正名為嫡可知亦將據以為諸侯之禮可竝建兩嫡乎耶之戰距桓公之立已十年酉乃謂三國來討弑隱公之罪左傳周班後鄭之說為誣鄭季姬之事左氏以為歸寧見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為使自擇配已屬難據酉乃斷為季姬已許鄭子而傳公悔婚故季姬義不改適私會鄭子天王狩于河陽左氏所傳必有所受此正筆削之微旨而酉以為周王欲省諸侯殷見之費自往就之所傳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鑿空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與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為變生之女已屬臆度又以齊人所執之子叔姬為舍之妻傳誤以為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齊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竝非兩人輾轉牽合總以叔之一字不容有兩生義不知女笄而字不過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長之孟亦不過五設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為別既笄而字不妨復因此而駁傳文未免橫生枝節莒人滅鄆傳言恃賂酉以為襄公五年鄆已不屬魯傳為失實而下文季孫宿如晉又用傳晉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之語使鄆不屬魯其亡與魯何關亦為矛盾他如王不稱天桓無王之說因仍舊文不能改正而以趙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語證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曹之誤更為倒置然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為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

文闕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爲有條理他若據漢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衛地據史記夷姜爲衛宣夫人非烝父姜據宣公三年經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魯不止僭祈穀之郊若斯之類亦時有考證統核全書瑕罔不掩其瑜也

春秋隨筆二卷

沈馬劉撰之家藏本

國朝顧奎光撰奎光字星五無錫人乾隆乙丑進士官瀘溪縣知縣是編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中如桓公會稷以成宋亂成自訓平其下取鼎納廟之事所謂美始而惡終也而奎光取劉敞之說以爲成就其亂春秋諱國惡二百四十二年無此徑遂之筆也公子翬之寵自以翼戴之故華氏之立自以賂故兩不相謀而奎光謂立華氏爲翬之私華氏立而翬遂命爲公子夫國君樹其私人豈必援鄰國之例不立華氏翬將終身不命乎鄭滅虢晉滅魏霍其事舊矣而奎光謂滅國自齊桓始何不考也紀叔姬歸於鄆自重叔姬之節而奎光謂以鄆存紀是幸陳滅書陳災之傳莊公之娶哀姜奎光謂因其色美已爲臆度之詞而又謂莊公未聞好色彼築臺以臨黨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證歟公子友敗莒于鄆奎光以爲與鞏帥師慶父帥師其事相等此無論莒人責賂而來居於必應之勢非山軍疆外者比且核以傳文絕無專行之證何所據而斷非君命也子卒不書弒自與隱公不書弒一例而奎光以爲史臣之曲筆豈春秋亦曲筆乎敬嬴兩不克葬自是適值其時公羊以爲咎徵已出附會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豈秋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貶爲賞罰不以果報爲勸戒此非經義也如斯之類瑕類蓋所不免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咺歸贈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舍及貽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爲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爲攝又曰桓公爲篡何者爲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奎光嘗慨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爲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

載錄中又摘出別爲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錄頗爲瑣雜論其善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附錄

春秋繁露十七卷

小樂大典本

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見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篇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溷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尙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

右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錄一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春秋三傳互有短長世以范甯所論爲允實實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說經所謂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經意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鈎棘月日以爲何辨別名字以爲褒貶乃或至穿鑿而難通三家皆源出聖門何其所見之異哉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卽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憑心而斷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然則微

實迹者其失小驕虛論者其失大矣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號為富豔殘膏賸  
馥沾溉無窮章句聯合其始終徐晉卿排比其對偶後人接陣編纂日多而概乎無預於經義則又非所貴  
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

經部三十

春秋類存目一

左傳節文十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歐陽修編明萬曆中刊版也取左傳之文略為刪削每篇之首分標敘事議論詞令諸目又標神品能品實品器具妙品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諸字前有慶歷五年修自序序中稱胡安國春秋傳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與辨矣

春秋道統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是書僅分上下二卷而鈔本細字乃八巨冊不著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晉江傅伯成序稱為元祐間春秋博士劉絢質夫所作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劉絢春秋傳無道統二字之名文獻通考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與二卷之數亦不合又振孫稱所解明正簡切而此本竝無解經之語止鈔撮左氏傳間及公穀國語及略採諸家一二條且不特傳文多所刪節即經文亦止摘錄一二字如明代坊本之標題宋人經說亦無此例序中以何休學連為人名其陋已極又稱後之有功於春秋者有杜預林堯叟林堯復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見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間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竝稱乎又伯成慶元初為太府丞寶慶初始加龍圖閣學士此序既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時伯成方舉進士何得先以龍圖閣學士結銜為諺種種不可殫述偽書之拙無過是矣其卷首收藏諸印亦一手偽造不足信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詩如例一卷詩補遺一卷

內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學已著錄左氏春秋傳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為劉歆所加其說無據案栗說見經義考所引石則以為左氏傳有所謂君子曰者又有稱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聖人作經之意義因錄為例凡君子七



十三條而以聖語三十二條附之皆無所發明又以左傳引詩不皆與公說詩者同因取所載一篇一句悉哀集而闡論之以斷合於斷章取義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條名曰詩如例復采左傳所載莖詞歌謠三十八事名曰詩補遺於經義悉無大神益特當南北宋閒正說春秋者指擊三傳之時而石獨篤志古學為足尙耳舊載方舟集中石門人劉伯熊合為一編題曰左氏諸例實非石之舊名今仍各標本目其文則與方舟易學仍歸諸方舟集中不更錄焉

春秋通論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著錄其書統論周及列國大勢推其興廢之由周及魯齊晉宋衛鄭楚秦各為一篇吳越其為一篇皆摺拾舊文為事後成敗之論俾句隸事而各引傳以為之注其言膚淺無所發明

春秋握奇圖一卷

永樂大典本

金利鑿孫撰鑿孫字士貴盱江人前有自序稱握奇圖者春秋家之學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該之萬八千言編年以為經而列五伯內外諸侯以緯之縱取則年與事類銜切則國之本末具在乃各敘事略於其後一覽而思過半矣云云據其所言則此書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祇存其論已非鑿孫著書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傳句解三十五卷

兩淮馬祜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書惟解左傳不參以經文蓋猶用杜預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別見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詳惟傳文頗有刪節是其所短如隱公之首剛惠公元妃孟子一節則隱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

春秋經疑問對二卷

永樂大典本

元黃復祖撰復祖字仲篋廬陵人元史仁宗皇慶三年復科舉法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

子中庸內出題經義一道各治一經元統以後少變程式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爲本經復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載復有經疑之條卽元史志所謂變程式之時也其書以經傳之事同辭異者求其常變察其詳略以經覈傳以傳考經以待學子之問蓋亦比事屬辭之遺意其大旨則專爲場屋進取而作故議論多而義理則疎焉

春秋合題著說二卷

永樂大典本

元楊維禎撰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山陰人奉定四年進士初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轉建德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舉未及上而兵亂遂不復仕放浪於詩酒歌舞之間明初命修禮樂書旋以老病辭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案宋禮部貢舉條式崇寧貢舉令春秋義題聽於三傳解經處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經出題紹興五年禮部議春秋正經詞語簡約比之五經爲略問曰所在易於周徧往往州郡問目重複甚多每遇程文鮮不相犯請仍聽於三傳解經處相兼出題元史選舉志所載延祐條例不言春秋出題之法以維禎是書考之蓋亦以經文易復改爲合題明制春秋合題之法蓋沿元舊也維禎自序曰春秋正變無定例故關合無定題筆削有微旨故會通有微意初學者不知通活法以求義場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今以當合題凡若干各題著說使推其正變無常縱橫各出以禦場屋之敵又曰學者因是而得其活法則求經之微亦無出於此不止決科之計然其書究爲科舉而非通經者所尚也

春秋透天關四卷

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晏兼善撰不著時代據其兼及合題是元人也其書專爲場屋而作義殊膚淺如解元年春王正月云若就春字正月上用上則春者天之所爲聖人紀人道之始全以天道王道立說亦可云云則一書之大指可知矣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

內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編首載杜預何休范甯胡安國四序次春秋綱領述各家議論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魯十二公以及會盟戰伐之數竝撮舉大凡次春秋列國圖說次春秋二十國年表次春秋諸國興廢說凡經文之下皆分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

經部

春秋類存目一

二

注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而胡傳則別爲標出間加音注別無發明參考之處考元俞臯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始於三傳之後附錄胡傳吳澄序稱其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稱亦卽見於澄序中知胡傳躡躡三傳之列自元初已然此本驗其版式猶爲元槧蓋當時鄉塾讀本也

麟經指南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署曰退修巷題亦不詳何人也序稱幼習是經以舉進士爲業投老山林兵火之餘先世遺書無復存者閒因餘暇條分大義立題命意凡可引用之語各附於後又閒引先儒破題蓋元末鄉塾之陋本也

春秋圖說

無卷數 浙江吳玉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譜終諸儒傳授中間列國世次輿地山川名號以及經傳所載名物典故悉有圖有說其年表皆鈔史記其名號歸一圖卽馮繼先所撰而分爲十九圖至歲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諸圖則又撮之五經圖中春秋列國圖說則據自東坡指掌圖又列鄭樵考定諸國地名及敘國邑地同異說敘山水同異說大抵雜駁不倫未見精核卷首題曰春秋筆削發微考楊甲六經圖中有春秋筆削發微圖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蓋採取甲書春秋一卷而攙以雜說僞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蓋朱彝尊所藏而經義考不著此名是必後覺其屬託棄之不錄而所棄之本又爲吳氏所收耳

春秋提要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饒秉鑑撰秉鑑字憲章號菱峯廣昌人正統甲子舉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經義考載秉鑑春秋會通十五卷提要一卷今按此書貫四卷與春秋會通另爲一書彝尊蓋未見其本故傳聞譌異其書以春秋書時書月難於記誦故錯綜而次序之分十二公爲十二篇先列經文於右而總論其義於後大旨以胡傳爲宗

左觴一卷

通本

明邵寶撰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諡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  
乃其讀左傳所記雜論書法及注解然寥寥無多蓋隨意標識於傳文之上亦其簡瑣錄之類也其中精確者  
繁條顯炎武左傳補注已採之所遺者其精稍矣

春秋經世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名春秋經世者蓋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語也所注惟隱公一卷  
其注多從左氏然如公矢魚于棠全錄臧僖伯諫詞惟移傳末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二句於傳首此亦何需校鈔  
錄耶閒有自出新意者如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當作紀侯子帛以子帛為紀侯之名又謂拔卒乃異姓之卿則  
又皆杜撰之談矣

春秋說志五卷 浙江吳王榭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柟所著他書率篤實近理惟此書務為新說苛論凡所譏刺皆假他事以發之  
而所書之本事反置不論如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祭伯來公及戎盟于唐鄭人伐衛衛人殺州吁皆為平王之  
罪又如叔孫豹卒謂經不書餓死乃為賢者諱謂邾子來朝以其知禮錄之大抵褒貶迂刻不近情理至謂書季  
孫意如之卒為見天道之左則聖人併怨天矣其失不止於穿鑿也

春秋集要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芳撰芳字仲實瓊山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是書以集要為名故文殊簡略中間如謂春王正  
月為建子謂桓公三年書有年非紀異謂襄公二十八年書衛侯伋非俟其改過謂昭公元年書敗狄大鹵非譏  
毀車崇卒與胡傳異者不過數條餘大抵依回其說甚至如僖公十七年夏滅項胡傳誤以為季孫者亦因仍不  
變無所短長又多採董仲舒劉向劉歆災異之說穿鑿事應至以宣公八年之大旱為十五年稅畝之由事在七  
年之後而應在七年之前尤為乖謬其採用公穀月日之例既多附會而採用左傳尤無體例其最甚者莊公二

十年陳殺公子御寇下忽注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而士蔿譖去之十五字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伐鄭下忽附錄被髮而祭於野夷俗皆然十字二十三年楚人伐陳下忽附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八字此類不可殫數其採用左氏義者襄公四年叔孫豹如晉下惟辨古自歌工歌二義僖公九年會於葵丘下責宰孔不當阻晉侯成公五年梁山崩下責伯宗之擯善亦皆與經義渺不相關陳烈序乃稱其擴前人之所未發過矣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本不信三傳故釋經處謬戾不可勝舉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盜殺鄭三卿乃晉人使刺客殺之晉文公歸國非秦伯所納諸如此類皆無稽之談夫孫復諸人之輩傳特不從其褒貶義例而已程端學諸人之疑傳不過以所記為不實而已未有於二千餘年之後杜撰事蹟以改易舊文者蓋講學家之恣橫至明代而極矣

春秋世學三十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書自稱即其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斷而為之釋義故曰世學然案斷之名宋人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向來說春秋者亦所未聞其偽蓋無足辨也

左氏春秋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有左傳附注已著錄是編乃其由工科給事中坐劾張璠桂萼謫都勻驛丞時途中所作皆糾正左氏議論之失亦柳宗元非國語之類然於左氏釋經之謬闕之可也至記事記言但各從其實事乖言謬咎在古人與紀載者無與也亦謂之鑄左則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讀意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修墨守已著錄其論春秋以為不當以褒貶看聖人祇備錄是非使人自見蓋以救宋儒穿鑿之失然謂春秋字字褒貶固為偏論謂春秋竟無褒貶則數十特筆亦灼然不可誣也讀者知其矯枉之意

可矣

春秋錄疑十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趙恒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書本胡氏傳而敷衍其意專為科舉而設故經文可為試題者每條各於講義之末總括二語如制藝之破題其合題亦附於後標所以互勘對舉之意

春秋國華十七卷 兩淮馬家藏本

明嚴訥撰訥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論文靖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以春秋所書周及列國之事分隸其國而仍以魯十二公之年編之雜採三傳附於經下亦間及國語史記諸書其甥陳瓚序稱訥請沐三月而成是書則藻草編排取盈卷帙宏但鈔錄舊文無所發明考證矣

春秋四傳私考十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監察御史是書舉左氏公穀胡傳之異同衷以己意於胡傳之深刻者多所駁正持論頗平允然每就事論事不相貫串如宋公和卒謂不書薨以示哀不知外諸侯經皆書卒也又凡浦無所論斷之條皆不存經之原文似乎刪節聖經亦非體制

左傳注解辨誤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有左傳屬事已著錄是編皆駁正杜預之解間有考證而以意推求者多視後來顧炎武惠棟所訂未堪方駕前有古字奇字音釋一卷乃左傳屬事之附錄裝緝者誤置此書中頗淺陋無可取後附古器圖一卷則其孫熙之所彙編亦勦襲楊甲六經圖無所考訂也

左氏討一卷左氏論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有左氏釋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先為左氏討繼為左氏釋後為左氏論其釋則訓詁為多討與論則皆評其事之是非不知分為二書以何別其體例也然所討論皆以意為之往往失於迂曲如謂陽虎之攻

季氏爲必受命魯君是真信其張公室也豈春秋書盜爲曲筆乎故今性錄左氏釋而二書則附存其目焉

春秋翼附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正憲撰正憲有易象管窺已著錄是書大旨以胡安國傳未免過於刻覈因博採舊聞自唐孔穎達以下悉爲折衷於明世諸家則多取山陰季本私考金壇王樵輯傳二書今觀其所論如謂尹一氏卒爲吉甫之後非即詩家父所刺者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地非牟婁亦開有考證然核其大體則未能悉精確也

春秋諸傳辨疑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是編凡一百八十八條明史藝文志著錄卷數與此本相合然與睦㮮所撰五經稽疑中說春秋者文竝相同據睦㮮五經稽疑自序蓋此書先成別本行世後乃編入五經稽疑中今五經稽疑已別著錄則此本無庸復載故附存其原名備考核焉

春秋以俟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黃梅人萬歷癸酉舉人爲知縣張維翰所誣構謫戍塞下張居正授之得釋後薦授翰林待詔不赴詔有司歲廩給之終其身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多穿鑿附會之談如十二公配十二月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氣之類皆迂謬不經與漢化昭周易獨坐談皆明儒之行怪者也

春秋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不盡從胡傳亦頗能掃諸家穿鑿之說正歷來刻深嚴酷之論視所注諸經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推求自生義例如列國之事承告則書左氏實爲定說舜牧於宿男卒不書名既云告不以名矣乃於鄭伯克段則曰此鄭事也魯春秋何以書見鄭莊處母子兄弟之間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輕與之此一語專爲後日淪平歸助鄭伐宋起非謂此事極大漫書於魯之春秋也是不考策書之例但牽引經文橫生枝節至於解紀李姜歸京師謂自李姜歸後周聘不復加於魯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謀婚此無論別無確據

即以年月計之三聘之首是爲凡伯其事在隱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謀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併經文亦不能牽合矣說經不應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鄒德溥撰德溥有易會已著錄是書專擬春秋合題每題擬一破題下引胡傳作注又講究作文之法蓋鄉塾揣摩科舉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偽託耶

春秋直解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有讀春秋五十餘條其言曰今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恍然自見蓋即孫復等廢傳之學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題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餘條皆摘傳文之紕繆其中如費伯城郟駁左氏非公命不書之誤其說甚辨公爲天王請籙於四國不書者諱之也其說亦有理凡此之類不可謂非左氏諱臣至於曲筆深文務求瑕釁如論賓媚人稱五霸一條不信杜預豕韋昆吾之說必以宋襄楚莊足其數而謂五霸之名非其時所應有如此之類則不免好爲議論矣

讀左漫筆一卷 編脩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懿撰懿與字孟常秀水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中允乞假歸崇禎初起爲少詹事不赴此書蓋其讀左傳時隨筆漫記凡二十七條嘉禾徵獻錄載懿典有讀左史二卷此即其讀左一卷也大抵如時文評語如開卷石碣殺州吁一條云石碣誘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夫是尚識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條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稱其上世而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此類亦何須贅論也

春秋闡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蓋不甚傳大抵摭舊文無所闡發

麟經統一篇十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明張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福清縣教諭其書不載經文惟以經文之可作試題者截其中二三字爲目各以一破題括其意卽注胡傳於下後列合題數條亦各擬一破題并詮注作文之要其體又在講章下矣

春秋麟寶六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許人是書成於萬歷乙卯全錄左國公穀之文於經文之下左國則錄其全公穀則除其複國語事有在春秋前者別爲首卷於前無所訓釋亦無所論斷前有萬歷乙卯自序言夫子獲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而絕筆於獲麟故曰麟寶其命名取義殆於札闈鴻休矣

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鄭良弼撰良弼字子宗號肖巖淳安人萬歷中舉人此編取胡安國傳所未及者拾遺補闕續明其義一步一趨皆由安國之義而推之故其得失亦與安國相等朱彝尊經義考載良弼有春秋或問十四卷存疑一卷竝續義三卷俱云未見今此本分十二卷與所記卷數不符殆彝尊以傳聞誤載歟

春秋心印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錄撰錄上海人萬歷中由貢生官青田縣訓導是編取林堯叟春秋句解中所爲提要而推廣其門目依類摘取經傳疏列其下雜引諸儒之說而附以己意前列春秋總論十二篇語多凡陋率以私意窺測聖人其體例尤爲複沓如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列於錫命類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列周歸賑類而五始類中皆載之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既列盟類又入會類僖九年九月戊辰盟于葵丘亦列盟類又入殊盟類并互殆不勝舉其凡例末一條云書成之時夢齊桓公晉文公各持一單單開七事相揖贈予若謝而辭之意覺而思之各開單七事者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義已盡以示不必再錄又隆慶初輯通史聚精八十卷亦夢文公朱先生慰余曰余綱目甚覺煩冗子能爲我刪葺深愜我意故茲致謝語殊怪妄是又吳與弼日錄之故智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

浙江江啟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烏程人其書繫傳於經文之下凡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悉撮為一左傳中稱號不一者皆改從經文稱名有經無傳者采他書補之前後編次亦間有改易案朱彝尊經義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載卷數而所錄焦竑之序與此本卷首序合當即此書也

春秋衡庫三十卷

浙江吳玉璠家藏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官壽寧縣知縣其書為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為主雜引諸說發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後事欲於經所未書傳所未盡者原其始末亦殊奇雜

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明馮夢龍撰是書雖以春秋大全為名而非未樂中官修之原本其體例惟胡安國傳全錄亦間附左傳事蹟以備時文摺摭之用諸家之說則僅略存數條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宗胡自難竝收以亂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謬而為之歟

春秋四傳通解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寧人是書采輯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傳削其繁冗其左氏傳之不附經文者咸刪汰無遺亦開附己意於其下因董仲舒有春秋無通辭隨變而移之語遂題曰通解以明義例之有定然名曰四傳實則依附胡氏無所異同名曰考校經文夫取三傳實則合胡氏者畱不合胡氏者去未嘗以經正傳也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許廷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萬歷中諸生以薦授兵部司務其書每一公為一卷皆摘取左氏中單支隻字之可資考核者證以他書繁稱博引以詭麗為宗不專主於疏通經義然就其所論亦往往失之穿鑿如衛懿公好鶴則取浮邱公之言秦人歸帑則指為漢興之識多未免於蕪雜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

經部

春秋類存目一

春秋揆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書通為一篇其說謂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晷也宜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又謂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至仲尼之沒參之而得七兩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為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為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為再開闢云云蓋以皇極經世之學說春秋自三傳以來未之前聞即邵子亦未發此義也道周禮記諸傳雖不必盡當於本旨而借經抒論於人事猶有所裨此則真無用之數學不能以道周之故曲為之說矣

春秋實錄十二卷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明鄧來鸞撰來鸞字繡青宏黃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編專為科舉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從胡凡左與胡簡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傳惟有闕經題者載之從簡便也其書可不必問矣

春秋纂

無卷數 巡撫探進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錄是書大抵隨文生義罕所根據如成風請教須句乃婦人左祖母家之常態遽以繼絕美之如斯之類所見頗淺又如芮伯萬母事引隋獨孤后以責其妬與經義了不相關至於災異必推事應尤多穿鑿

麟旨定

無卷數 浙江敬淑家藏本

明陳子鼎撰子鼎字爾新宏興人是書成於崇禎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標擬題各以一破題為式而略為詮釋於下即在舉業之中亦為下乘矣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張溥撰博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已皆錄是書第一編曰列國論凡二十四卷第二編曰四傳斷凡七卷第三編曰書法解凡一卷同時徐沂張采爲之序采又有例言稱列國論中尙闕雜國一題四傳斷中僖公闕十餘年文公全闕襄公以下亦全闕采問爲補之書法解爲目多端僅成一則溥與采倡立復社聲氣交通屢延天下爲明季部黨之魁其學問則多由涉獵未足專門其所撰述惟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蒐羅放佚採摭繁富頗於藝苑有功然在當時止與梅鼎祚文紀諸書齊驅竝駕較之楊慎朱謀埠考證已爲少遜矣至於經學原非所擅長此書爲未成之本亦別無奧義采等以交游之故爲掇拾補綴而刊之實不足以爲溥重也

春秋說三十卷附錄三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王澐大猷澐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禎丁丑進士是書雜採諸說斷以己意而本於卓爾康辨義者爲多其首爲

諸家考敘古來春秋家及所著書次爲經傳大旨輯諸家議論之與己合者次紀傳輯周及列國事蹟分析經文各以類從而附以時義地義論次爲春秋總義次比事四十二則自跋附焉總爲三卷弁於首次乃詮釋經文分

十二公爲三十卷朱彝尊經義考不載蓋此本爲澐大孫雲龍所錄未及刊版故也澐大以春秋本魯史原文孔子修之蓋筆削史文以見義非變史文以起義自說經者不舉大義而求之名字爵號日月及會之類以爲義例

蓋助於公穀盛於胡氏說說愈繁而經學愈亂故著是書以破諸家之言書法者然春秋固本魯史其間亦有聖人特筆如天王狩于河陽左傳具述改修之義坊記所引魯春秋公羊傳所引不修春秋及甯殖所稱載在諸侯

之策者揆之聖經有同有異欲駁一字褒貶之說而謂聖經僅魯史之節文未免矯枉而過直其說經亦多臆斷

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謂譏世卿擊矣藥卻韓范世專晉七穆世專鄭易爲不譏而特譏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

例不見經春秋何由譏之耶解肆大肯云文姜罪惡通天歿後必有陰禍莊公肆嘗爲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

時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說解鄭棄其師云此高克怨辭夫克一逋臣豈能以其事徧赴列國杜預

所謂克狀其事以告魯者本無確證何得遽斷爲據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築一條云邑書城臺館圖書築城土

次定四車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功也故須築南門雉門書作木功也故須作夫南門雉門豈竟不須土功且兩觀何以亦書作也凡此皆隨意生文不爲典要至其紀傳敘事並始於隱元年訖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書於經某事不書又自齊晉以下皆以魯公年數紀年卽周本紀亦然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國之紀年經解史裁蓋兩無所當矣其諸家考中升胡傳於西漢諸儒之前已爲無識卷後又自識云呂大圭灌甫趙企明姜廷善未詳案灌甫明宗室朱睦㮮字已見考中而遽忘之呂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問及五論企明宋趙鵬飛字所著有春秋經筵廷善明姜實字所著有春秋事義考而浸大俱曰未詳是卽此數家尙未窺全帙甚至引杜預集解亦稱之爲杜疏尤爲無據蓋所見未博故議論多而考證少也

春秋義三十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桂林點易丹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前有懋樊自序稱以胡傳爲宗參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諸儒之說今觀其書直敷衍胡傳爲舉業計耳未嘗訂正以三傳亦未訂正以諸儒之說也

鍾評左傳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是編爲毛晉汲古閣所刻惟錄杜預左傳集解較坊本兼刻林堯叟注者特爲近古然綴以鍾惺評點改其名爲鍾評左傳殊爲蛇足惺撰詩歸別開蹊徑尙能成一家之言至於詁經則非其所長也

春秋左傳評注測義七十卷

浙江吳玉屏家藏本

明袁稚隆撰稚隆字以棟烏程人是書詮釋左傳以杜預注爲宗而博採諸說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間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諡號封爵標於卷首以便檢閱然皆冗碎不足觀朱彝尊經義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與彝尊所記合知通志爲傳寫誤矣

麟傳統宗十三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發德清人其書鉅衍成編漫無體例隱公之前冠以國語十數條以志周東遷始

未蓋仿馮夢龍春秋衡庫爲之而疎略尤甚經文之下或錄左氏或取公穀國語隸之或標傳名或不標傳名其附錄者或有附字或無附字端緒茫然粹難究詰又如費伯之注誤在盟唐之下楚殺公子側傳上忽注云出宋楚平傳衛州吁弑君下祇載詩綠衣一章竝無他注王平大開全錄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則亦不置一詞如是者指不勝屈文震孟序乃稱其得於經術者深亦可異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之煥撰之煥字惠連麻城人是編專爲春秋制義比題傳題而作每題必載一破題而詳列作文之法蓋舊制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餘條慮其易於弋獲因而剗爲合題及合題之說紛紜淆亂試官舉子均無定見於是此類講章出焉夫信傳不信經先儒以爲詬厲猶爲三傳言之也至於棄置經文而惟於胡傳之中推求語氣以行文經已荒矣其弊也又於胡傳之中摘其一字兩字牽合搭配以聯絡成篇則併傳亦荒矣此類講章皆經學之蝨賊本不足錄特一以見場屋舊制所謂比題傳題者其陋如此竝非別有精微一以見明季時文之弊名爲發揮經義實則割裂傳文於聖人筆削之旨南轅北轍均可以爲炳鑑故附存其目爲學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傳表考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編雖以三傳爲名實以胡傳爲去取凡胡傳所駁繁從刊削故所存僅三傳之事蹟又雜引詩書禮記及國語之文以足之特取備時文之摺撫而已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城撰城字伯宗貴池人是編前列國名後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時代爲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僅一二字多亦不過六七字蓋隨手集錄姑備記誦無所考正視後來高士奇江永二家之書不及遠矣

春秋五傳平文四十一卷

內府藏本

大正九年...

編部

春秋類存目一

八

明張岐然編岐然字秀初錢塘人其書採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胡安國傳而益以國語國語亦稱春秋外傳故謂之五傳曰平文者明五傳兼取無所偏重之義也其自序曰嘗與虞子仲疇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時經生家之說殆不可復謂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併不知有經此所謂亂之極也云云考胡安國當高宗之時以春秋進講皆準南渡時勢以立言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為言之者也元明兩代時異勢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國作傳之初意元制兼用三傳明制兼用張洽傳蓋亦陰知胡安國之多僻而補救其偏永樂中修春秋大全襲用汪克寬纂疏乃專尊胡傳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廣等之大全雖偏主一家傷於固陋猶依經立義也其後剽竊相仍棄經誦傳僅摘經文二三字以標識某公某年迨其末流傳亦不誦惟約略傳意標一破題轉相授受而已蓋又併非修大全之初意矣岐然指陳流弊可謂深切著明故其書皆參取四傳以救胡傳之失雖去取未必盡當要其鍼砭俗學破除錮習於春秋不為無功惟五傳皆具有成編人所習誦不待此刻而傳故取其衛經之意而不複錄其書焉

春秋年考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後有自跋稱初成於天啟甲子重訂於崇禎辛未自署曰天崎人有三小印一曰三載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不知為何許人也其書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以年為經以國為緯各書大事於年下然體例頗為叢雜如周為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稱辛卯來賙仲于此內魯之詞當繫之魯不當繫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稱武氏子來魯求賙則稱來似內魯稱魯又似外魯更無體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晉則排纂有譌晉獲秦謀增晉伐秦字則事實或誤均不足以為據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經部三十一

春秋類存目二

春秋程傳補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是編以程子春秋傳非完書集諸儒之說以補之其詞義高簡者重為申明闕略者詳為補綴書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傳宋史藝文志作一卷陳亮龍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歿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陳振孫書錄解題云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九略考程子春秋傳序作於崇寧二年書未定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止門人聞取經說續其後此陳亮所謂可見者二十年也是書桓公九年以前全載程傳十年以後以經說補之經說所無者採諸說補之中取諸新安汪克寬纂疏者居多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書堅守胡安國傳則仍胡氏之門戶而已未必盡當程子意也又所補諸傳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無傳者亦為補之則是自為一書特託名於程子耳考陳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甚博學者苟優柔屢飲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闕也然則何藉承澤之補乎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姜希轍撰希轍字二濱餘姚人明崇禎壬午舉人 國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書循文行義所據者特杜預

林堯叟孔穎達三家參以朱申句解其所引證又皆不標所出猶沿明季著書之習

春秋家說三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為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為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



免於殺母為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為母而視嫡母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閻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歷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即為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為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狹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枝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 浙江吳玉壘家藏本

國朝嚴啟隆撰啟隆字爾泰烏程人前明諸生其說謂孔子欲討陳恆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隱公者以隱有鍾巫之難特託以發凡不終於陳恆簡公之事而終以獲麟者欲以諱而不書陰愧三家之心又謂春秋治大夫非治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為經而其餘為緯以文公以前為賓而以後為主經之義當明緯之義可以不問主之義當明賓之義可以不問又謂春秋一字一句皆史舊文聖人竝無筆削其意蓋深厭說春秋者之穿鑿欲一掃而空之而不知矯枉過直反自流於偏駁也

春秋論二卷 江蘇巡撫孫道本

國朝嚴毅撰毅字佩之無錫人前明諸生是書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樞紀事本末之例標舉事目類聚經文於前而附論於下其體在經義史評之間而持論嚴酷又頗傷輕薄其莊公忘父饑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奪新婦之宴而復敘淫奔之好也文姜數數與齊侯享會是又莊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結權於齊侯而有狩獵之馳騁衛俘之弋獲也是豈儒者說經之體耶

春秋正義經傳圖本十二卷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國胡金鳳撰歐字完城一字寧武秀水人是書專為舉業而設以胡傳為主凡經文之不可命題者皆刪去之極為誕妄又上格標單題合題等目每題綴一破題而詳論作文之法與經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日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藝以來坊本五經講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時文家利於剽竊較先儒傳注轉易於風行苟置之不論不議勢且蔓延不止貽患於學術者彌深故存而闢之俾知凡類於此者皆在所當斥焉

春秋傳議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意在折衷三傳歸於至當然發明胡傳之處居多猶未敢破除除門戶同時有樂安李煥章為爾岐作傳云著春秋傳議未輟而卒今此本闕略特甚蓋未成之藁而好事者刻之也

學春秋隨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斯大曾編纂春秋為二百四十二卷燬於火其後更自蒐輯以成此書其學根柢於三禮故其釋春秋也亦多以禮經為根據較宋元以後諸家空談書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說經以新見長亦以擊見短如解閏二年吉禘於莊公謂四時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禘祫禘祫皆禘祫二禘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禘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惡知僖宣定八

年之禘皆以有故而書非謂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禘一禘也公羊必非無據斯大謂每年皆禘即以時祭為禘蓋襲皇氏虞夏每年皆禘之說而不知皇氏固未嘗以時祭為禘祭王制曰天子禘祫禘祫皆禘祫丞諸侯禘祫一禘一禘皆禘丞禘注謂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如謂禘丞皆即是禘則與禘無分先後何以經文於天子先言禘而後言禘丞嘗於諸侯先言禘丞嘗而後言禘耶又禘一禘一禘疏謂諸侯當夏禘時不為禘祭惟一

植一禘而已皇氏謂諸侯夏時若禘則不禘若禘則不禘俱謂時禘不與禘並行也若時禘卽是禘則經文又何以云禘一植一禘耶至於謂四時之祭夏禘爲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禘尤爲牽合穿鑿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享于大蒸禮記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嘗亦得稱大矣烏得執一大字獨斷爲夏禘也又附而作主特祀于主丞嘗禘于廟斯大謂附于祖廟主不復反于寢引黃宗義之說謂祥禘則于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于主丞嘗禘則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于廟今考鄭元士虞禮注凡附己主復于寢說最精確大戴禮諸侯遷廟曰徙之日君衣服從者皆衣服從至于廟虛辯注廟謂殯宮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至于新廟據此則遷廟以前主在殯宮明矣鄭注謂練而遷廟杜注謂三年遷廟若卒哭而禘之後主常在廟則于練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殯宮遷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說謂遷廟禮出廟門至于新廟是自所禘之廟而至新廟今考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注曰廟殯宮雜記曰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凡以殯宮爲廟見於經傳者甚多其以大戴禮出廟門之廟爲所禘由不知殯宮之亦名廟也又考禮志云更覺其廟則必先遷高祖于太廟而後納祖考之主又候遷祖考于新廟然後可以改營故廟而納新耐之主是新主耐于祖廟卽遷于祖廟甚明謂自所耐之廟遷于新廟則是耐者一廟遷者又一廟矣與禮志全悖斯大乃襲其說而反攻鄭元及朱子尤誤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斯大謂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開有四人其乘者則謂之駟乘魯長齊強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富父終甥駟乘在文十一年則是成元年前魯人已有駟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爲駟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燭庸之越駟乘然則駟乘者豈特魯乎謂魯長齊始爲駟乘尤屬臆測又成十年齊人來媵左氏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故杜注謂書以示譏斯大襲劉敞之說謂諸侯得以異姓媵今考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白虎通曰衛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也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二國何廣異類也又周語曰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注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

一族之女據此則是同姓異族者得媵也若異姓得媵則周語當云不參一姓不得云不參一族矣至以仲子為惠公嫡配孟任為莊公元妃以叔姬歸于紀為歸于紀季則尤不根之論全憑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湯秀琦撰秀琦有讀易近解已著錄是書為表者八曰春秋事蹟年表曰春秋大綱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魯十二公年表曰列國年表曰列國卿大夫世表為書法者四曰書法精義曰書法條例曰書法比事曰書法遺旨表以考事書法以考義也考南史稱司馬遷作表旁行斜上體仿周譜蓋以端緒參差恐其替亂故或國經而年緯或國緯而年經使一縱一橫絲牽繩貫雖篇章隔越而脈絡可尋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國年表不失古法其餘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頁分為數格橫讀之成文縱讀之即不相貫半頁以外則格數寬狹多寡互異併橫讀亦不可通其經傳小國年表列國卿大夫世表或半頁之中一行之內參差畧畫各自為文更縱讀橫讀皆不相屬烏在其為年表也書法精義皆依違胡安國之文書法條例亦剽竊崔子方之式惟書法比事謂有順文上下以為比者有分別事類以為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還會蟲宰著其無王楚滅江而晉伐秦譏其不救既伐邾而公如齊則侵小附強可知介再朝而後侵蕭則求援舉兵可知如斯之類皆順文上下以見褒貶其說為沈棐諸家所未及又書法遺旨自抒己論雖不免閒有騎牆而駁正處時有特見其長亦不可沒耳蓋秀琦之說本可分繫經文之下其為一書而必欲變例見奇多分門目轉致重複糾結治絲而琴亦可謂不善用長矣

春秋備要三十卷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國朝翁漢磨撰漢磨字仔安常熟人其書以胡傳為上亦節錄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書之上闕標破題下闕標合題則全非語經之體矣

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浙江巡撫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以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為主亦開採程子及臨川吳氏廬陵李氏諸家以爲之注其自由已見則加臆解二字以別之後附總論二十條書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稱公羊襲取穀梁之書而續爲之其說不知所據大旨謂左傳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繆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前有自題口號云自讀春秋四十年只如羣動對青天邇來深考流傳義始覺先儒多誤傳其命意所在可樂見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是書以經文爲魯史以左傳爲孔子所作謂孔子取魯史尊之爲經而以不可爲經者揆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異哉斯言自有經籍以來未之聞也

春秋類考十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華學泉撰學泉字天沐無錫人順治中布衣其書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門以類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諸家之注開綴已說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傳其疑義一卷則專抒類考中未盡之蘊然有無庸疑而疑者如謂司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止七萬五千家不能供一軍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軍之法也每一家卽出一人者鄉遂出軍之法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不出自采地六鄉以七萬五千家而出七萬五千人何患不足六軍之數學泉混二法而爲一宜其疑也如此之類頗爲失考近時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體例亦略仿此書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疑二人皆未見公說書也

春秋輯傳辨疑

無卷數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集鳳撰集鳳字翹升山海衛人今其地爲臨榆縣集鳳嘗官洛陽縣丞畿輔通志稱其淹貫羣籍尤善春秋彙先儒注解詩辨詳核歷三十年凡四易彙然後成書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細字密行凡五十二巨

一冊不分卷帙蓋猶其未編之業以紙數計之當得一百餘卷通志所言似未確也其書所載經文皆從胡傳而三傳之異同則附錄之未免信新本而輕古經說經則事多主左義多主胡故竝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擬亦為不類其諸家所解則臚列而參考之徵引浩博辨論繁復殆有竟典二字說十四萬言之勢焉

春秋惜陰錄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經義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斷斷不能稱夏正而必回護其說謂冠之以春正見周正之不善言外見行夏時之意至經末春西狩獲麟亦謂春為夏之冬蓋終以夏時之意經必一時無事乃空書首月以備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則正月可以不書此通例也而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蓋因穀梁氏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家斷春王二字別為一條其文實與三月相貫世沐見其別為一條遂謂無君不可書正月故但書春王二字聖人有是書法乎鄭伯克段則謂鄭莊謀逐其弟魯當討之聖人書此與討陳恆同義是為臣討君綱常倒置矣紀履緌來逆女則疑魯喪制未滿不應嫁女聖人用以示譏考是時距隱公即位已二十二月踰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經幾月安見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節外生枝率皆此類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後每年必增書孔子事夫左傳書孔子卒二傳紀孔子生先儒已以為非禮以先師家牒年譜增入國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魯有兩公尊聖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蔭樞撰蔭樞有大易蓄疑已著錄是編以治春秋者信傳而不信經故於經文各條下列三傳及胡氏傳為業而以己意斷其得失於胡傳尤多駁正頗能洗附會穿鑿之習而或併左傳事實疑之則師心太過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春秋提要補遺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應樞撰樞撰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節錄三傳及胡安國傳參證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白

序末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則其門人錢塘凌嘉卻所補輯也凡搗謫之說稱曰應氏而嘉卻之說則退一格以別之皆摘論經中疑義又附春秋提要補遺一卷如軍賦祭祀等事分門類紀不書搗謙姓氏當亦嘉卻所著歟

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邱鍾仁撰鍾仁字近夫崑山人康熙戊午應博學鴻詞老不與試

特賜中書舍人其凡例稱是

編本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寧以後辨析已無疑義乃仍以夏時謬論反覆支離又如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為志楚之強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為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為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闕有可取然統核全書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康熙乙丑奇齡充會試同考官分閱春秋房舊制春秋一單題二雙題

一脫經題是時初罷脫經題其雙題猶未能案合題罷於乾隆初奇齡與監試御史論雙題不合因舉及經之條貫必出於

傳語案此杜預之說奇齡以為經文自有條貫不待於傳乃排比經文標識端委使自相聯絡以成此書大致用章沖類

事本末之意惟沖類傳而奇齡則類經沖於傳有去取奇齡於經則十二公事仍其舊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

首條之下又每條各附論說以闡發比事屬詞之義耳其以隱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鄭人來輪平十一年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條為一貫蓋據金履祥通鑑前編之說以尹氏為鄭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見經

與叔肸之以公弟書者不同似巧合而實附會是為不當合而合至於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

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進秋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其閉邦交離合事亦相因而

歸單簡是為不當分而分以其體例而論既於經文之首各題與某事相因則何不仍經文舊第而逐條標識其

故脈絡亦自可尋又何必移後綴前使相陵亂奇齡說春秋諸書頗有可觀惟此一編則欲理之而反莽之殆無取焉

春秋大義無數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是編前有自序謂善說經者莫若康侯私心竊有所未滿者聖心忠恕刻則離聖心簡直曲則離聖心明白而正大纖則離左氏即未親見聖人亦必竊窺魯史公穀二氏得之傳聞難以依據康侯據二氏以駁左亦未為盡得故一本左氏錯綜當時之事勢平心以想聖人之心而名字入爵時日諸例概所不取其持論甚確然如文公四年甯俞來聘謂以納饋貨醫而書昭公十七年邾子來朝謂以仲尼學官而紀豈成公三年之孫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孫剽七年之孫林父盡屬衛之君子而春秋書來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問乎此又過執左氏以經外附錄之事橫生議論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謂八月之內同登鬼錄有陰奪其魄者春秋之法論是非不論禍福以是立義所見彌淺矣

春秋參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仍以胡安國傳為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間有附論一二然必援朱子蓋恐人議其異於胡氏故稱朱子以正之猶之書經參義恐人議其異於蔡氏亦必稱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綱領三十三條於孔孟之說題曰特標於諸篇題曰彙輯彙錄惟於朱子語錄六則題曰遵錄其宗旨可以概見云

春秋事義恒考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後各一卷考上曰紀時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喪紀曰祀典曰賦稅曰工役曰軍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屬曰會盟之屬曰侵伐之屬曰歸遺之屬曰徵求之屬曰告假之屬曰取竊之屬曰遊觀之屬曰奔執之屬曰歸入之屬曰削亡之屬曰弑殺之屬曰災荒之屬曰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經部

春秋類存目二

五



異之屬考下曰事詞通義曰事同書異曰書同文異曰釋文明義曰隱文存義曰省文約義曰互文推義曰單文錯義曰闕文曰衍文曰誤文考前曰聖經本末曰列傳本末曰王侯邦國曰王侯世系曰庶邦雜服曰伯功本末曰聖治本末考後曰傳有經無每條皆分析辨論大旨主于羽翼胡傳然春秋一書古今聚訟胡氏曲爲之解已多低牾兆錫復從而割裂分配彌繁瑣而失當也

公穀章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以公穀二傳主於發義與左傳主於紀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誣其事文與義不待言至二傳中有混其文以害義者有泥其文以害義者竝有竄其文而事與義俱害者惟正終以正始貫道不貫惠之屬固卓乎道義之權衡聖哲之軌範也故擇之宜慎焉因彙編二傳異同之處別白其是非而左氏發例釋經之文亦附見焉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較兆錫所註諸經似爲可取然春秋事蹟二傳多據傳聞左氏所述則皆據簡策兆錫駁二傳之事蹟往往併左氏而駁之則終不出宋人臆斷之學也

春秋義疏 無卷數 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有尚書義疏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爲藍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終不出胡傳苛刻之習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謂孝公惠公賢未著隱爲賢君是以託始且稱隱親親而母王睦鄰而守禮夫禮桓可謂親親者平王葬而不會凡伯聘而不報可謂尊王乎無駁入極羣伐鄭伐邾敗宋可謂睦鄰乎易祐於鄭矢魚於棠可謂知禮乎後文每事示譏而開卷極詞稱善是自相矛盾也卒而歸仲子之賈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駒謂以仲子爲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并賜以示意是以車馬之錫爲灰釘之賜諷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

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儲欣蔣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舉人景祁字京少皆宜興人是書於三傳及胡氏傳外多取馮夢龍

春秋指月春秋衡庫二書蓋科舉之學也未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國語之文後事一卷備錄左傳小邾射來奔以下諸事亦用馮氏之例

春秋詳說無卷數 河南 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觀祖撰觀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事蹟多取左傳而論斷則多主胡傳閉有與胡傳異同者如胡傳以惠公欲立桓為邪心隱公探其邪心而成之觀祖則謂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不當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觀之不可以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隱終讓可不謂之賢君其論頗為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則駁杜孔從君於非之說於廢子來朝則從杜孔時王所黜之說亦時時自出已意然徵引諸家頗傷蕪漫又略於考證而詳於議論如夏正周正累牘連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領而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則又謂聖人筆削寧為深求不可泛視存此意以說春秋宜失之穿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無卷數 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編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編雜採宋元諸家之說而不加論斷前有總論凡例亦皆採集舊文卷首有自注脫落未寫者四十二條書中亦多空白蓋與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稟也

或菴評春秋三傳無卷數 江西 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源撰源字崑繩號或菴大興人康熙癸酉舉人是書本名文章練要分六宗自家六宗以左傳為首百家以公羊傳穀梁傳為首然六宗僅左傳有評本百家亦惟評公羊穀梁二傳而已經義文章雖非兩事三傳要以經義傳不僅以文章傳也置經義而論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之抑又未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古無是例源乃復沿其波乎據其全書之例當歸總集以其僅成三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類焉

春秋鈔十卷江西 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不全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標經文為題而註某年於其下其敘雖

稱惟恪守胡傳開有詞旨未暢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陳管窺之見然駁胡傳者不一而足如春王正月卽駁夏時之說伯姬歸于紀卽駁諸侯親迎之說州吁弑其君完卽駁不稱公子爲責君之說桓公宣公書有年卽駁變異之說諸侯盟于幽卽駁首飯盟之說楚宥申來獻捷卽駁當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說齊人侵西鄙公追齊師卽駁書人見示弱書師見伏衆之說陽處父救江卽駁責晉不合諸侯之說齊人弑其君商人卽駁歸罪國人之說楚子圍鄭卽駁嘉楚討賊之說新宮災卽駁神主未入哭爲非禮之說甯喜弑其君剽卽駁廢立之說叔孫豹會弑卽駁尚信之說公如晉至河乃復卽駁從權適變之說暨齊平卽駁既爲不得已之說季孫意如會厥慙卽駁力不能加之說盜殺衛侯之兄繫卽駁歸獄宗魯之說從祀先公卽駁出于陽虎之說如斯之類不可殫數所謂恪守胡傳蓋遜詞耳至於攻擊左傳則頗傷臆斷如以鄭叔段餽口四方爲詭詞謂段果出奔鄭莊豈置之不問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爲凡伯忍辱而自歸非戎挾之以去以楚執蔡世子有用之爲猶後世執蓋行酒之類斷無殺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執曹伯陽爲未嘗滅曹揆之古書皆無佐證核以事理亦未盡安他如以成宋亂之說從劉敞而駁杜預然聖經之意正以始於義而終於利兩節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書先公之助亂暴揚國惡春秋無此法也許叔入許責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復國機在呼吸往返告王不衣冠而救箕溺乎召陵之役不聲楚僭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說爲定而必謂苟以去王號責楚迫於大義當無不從似非當日之事勢至首止之會責王世子不能爲伯夷秦伯抑又強天下以所難矣其持論大旨往往類此雖駁胡傳實仍在胡傳門徑之中不及所作周易傳義合訂遠矣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苞既作春秋通論恐學者三傳未熟不能驟尋其端緒乃取其事同而書法互異者分類彙錄凡八十有五類然宋沈棻元趙訪皆已先有此著沈書僅有鈔本趙書亦近日始刊行苞在康熙中二書未出故不知而爲此屋下之屋猶之顧棟高未見程公說書乃作春秋大事表也

春秋三傳錄凡表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盧軒撰軒字六以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其書以三傳所言書法之例彙而為表經文直書為經傳文橫書為緯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舊文而於其同異是非不加考證蓋

軒欲作三傳擇善一書故先錄此表以便檢閱尚未及訂正其得失也

左傳拾遺二卷色錄總督採進本

國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上元人康熙己丑進士是書摘取左傳一百一十事為文一百一十有一蓋仿東萊博

議之體惟博議多闡經義此則頗訂傳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過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

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元英則以不日為特筆譏左氏不知聖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

德之衰一語元英以為訓詁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謂差分為衰分其說皆不能確也

春秋說十二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說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為主三傳有為胡傳所採者亦附錄之胡傳所引事實則依春

秋大全小注錄之卷首兼論作文之法蓋其書專為舉業而設至於遣詞鍊詞皆入凡例與說經之體遠矣

春秋義十五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字錫公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定嘉淦以春秋一書比事

屬詞經本甚明無藉於傳乃盡去各傳反覆經文就事之前後比而屬之尋其起止通其脈絡其事俱存義亦可

見至日月名氏爵諡之閒則不復為之穿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書之說為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後自

覺其失旋燬其版此猶其初刊時所印行云語詳楊方道春秋義補註條下

春秋集傳十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焯撰文焯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大旨宗胡傳而稍採諸說變其面貌往往曼延於經義之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經部 春秋類存目一

如解元年而牽及改元已爲有文又因改元而深譽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衛桓書葬是爲據事而筆諸冊乃牽及衛侯不當諡桓謂以著衛人之私然則凡葬必書諡以何者別其非譏耶許世子不嘗藥引張氏之說謂其必用砒霜鍛之不熟已屬臆揣又責以不能窮理居敬去本事不太遠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緒言而未嘗知三傳之古義者耳

左傳杜註補義一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蘇本潔撰本潔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舉人官興化府知府是編因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有所未盡乃作此以補之多推求文句體味語意而罕所引據考證故名曰補義前有康熙庚子陶貞一序稱本潔原本兼補林堯叟注義貞一爲刪之知所據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注疏本也

左傳姓名考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傳地名考已著錄是編蓋與地名考相輔而行然體例龐雜如出二手如不論嫡妾皆謂之夫人已於篇首發例而於齊乃別出悼公妾季姬一條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歲月亦於篇首發例而晉平鄭父平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隨楚伯州犁吳伯嚭仍系之晉楚管修仍系之齊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魯婦人戴已楚婦人鬬伯比妻齊婦人棠姜陳婦人夏姬宋婦人蕩伯姬之類各出一條而他國皆不載僂負羈下笏注一妻字尤不畫一魯君女紀伯姬楚君女江芊之類亦各出一條而他國不載秦女簡璧衛孔伯姬併列之夫入條中尤爲舛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晉優施寺人披豎頭須並以賤役列之士許叔名見於傳削之不載滕薛杞莒皆自爲篇而就公虞公紀侯隨侯皆儼然躬桓之班乃與潞子嬰兒介葛盧等併爲一篇其他顛倒雜亂自相矛盾者幾於展卷皆然不能備數其委諸門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

春秋測微十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奇齡撰奇齡字與三號拙齋海寧人康熙中貢生是書前冠以王朝列國世次族系一卷經文則一公爲

一卷其說多主胡傳而稍糾其刻酷過當之論然胡傳之所未及而奇齡從而鍛鍊者亦復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實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稱聲子為纘室此姊姪之名而奇齡見今人繼妻稱繼室遂謂聲子為嫡妻而隱公為嫡子稱其當立胡傳指滅項為季氏已為不考然尚無主名奇齡遂歸獄於行父以執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類皆失之不考至於葬衛桓公一條謂桓之為諡不宥加於衛完閔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惡諡故春秋因之然則儻有失德孔子當為改惡諡乎戎伐凡伯一條本在衛地乃責魯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責之主人然則凡有使臣皆當大具甲卒衛入本國而後返乎以此說經恐非筆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經解經然說刺公子買一條言魯無殺大夫者惟此一事則未檢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說刺公子偃一條謂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隱殺之之謂則又未檢刺買一條經書不卒成刺之傳亦稱以不卒成說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難言以經說經矣

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陳珍撰琰字寶崖錢塘人其書取三傳人名地名相異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別三傳義例得失而斷以己意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

浙江鮑士家藏本

國朝顧宗瑋撰宗瑋字廷敬吳江人其書每一年為半頁橫分十格一日周二日魯三日列國四曰災異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日會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築十曰土田各以經文散書其內而傳文為經所不載者亦附見焉據其凡例尙有三傳異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參同一卷春秋提要發明一卷春秋圖譜一卷春秋箋釋一卷春秋餘論一卷今皆未見蓋非完書也

左肅三十卷

通行本

國朝馮李驊陸浩同編李驊字天閑錢塘人浩字太瀛定海人是編首載讀左丘言十二公時事圖說春秋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經部

春秋類傳四十一

變說列國盛衰說周十四王說書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預經傳集解及林堯叟左傳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則時多刪節又摘取孔氏正義及國朝顧炎武左傳補正二書與杜氏有異同者附於其後別無新義上格皆載李驥與浩評語則竟以時文之法商榷經傳矣

春秋剩義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亦摘經文標題而各爲之說其論春王正月以爲夫子行夏之時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陳因之論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力破春秋一字褒貶之說頗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嚴酷之論而矯枉過直謂孔子全因舊史之文然則所謂筆削者在所謂其義竊取者又安在況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記河陽書狩之語去聖未遠必有所受舉一二節可例其餘乃謂除此數條之外悉因魯國之成書然則必如倪思之班馬異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樂府詩集篇篇分本詞入樂而後信爲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而乃別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書緯書所引不問真僞一概闖入已爲蕪雜至於其文與春秋無關如莊公八年齊無知一條引坊記日子云君不與同姓共車一節又引文言傳積善之家一節註曰案前條之義爲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爲齊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無一語不因春秋而發者有是理耶至於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條引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一節以合於左傳夷禮之說而又註案杞稱子左傳以爲經夷之不若穀註時王所黜之說爲善是併駁孔義矣全書大抵類是是皆務高求勝之過也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敏撰紹敏有周易詳說已著錄是編採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與孫胡諸家臆斷之論彙爲一書而更以

己意穿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為褒貶而指擊左氏九力其說謂左氏不過敘事於經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  
迹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但據書字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紹放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據書人為  
貶矣其所以貶之故紹放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嚭昭惠公仲子為貶設無左傳何由知仲子為妾而貶  
之齊高子來為褒設無左傳何由知為高篋存魯而褒之幸藉傳而知其事又諱所自來以傳為不足據是何異  
迷途之人藉人為導得途之後鞭其人而逐之乎

春秋通論五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放撰是書與所著筆削微旨相為經緯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發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條云春  
秋日食三十六隱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傳宣定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  
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變之甚者又莊十五年鄭人侵宋一條云外書侵五十有七始於  
此終哀十三晉魏曼多侵衛書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公子申伐陳天下之無道甚矣傳  
十九年邾人執郟子用之一條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郟子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其虐為已甚矣夫日食  
之為災侵伐之為無道殺人以祭之為虐亦何待贅言乎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

通行本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有空山堂易傳已著錄是編說經不信三傳動相駁難蓋宋劉敞孫復之流由其記誦淹通  
足以濟其博辨故異論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見

無卷數 奉天府尹採進本

國朝魏樞撰樞有東易問已著錄是書雜採春秋三傳及胡傳之文亦以己意附註於後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  
胡氏之門徑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魯史以魯紀年故正月書王以明有統樞乃擅改經文以周紀  
年以魯附註是但知竊襲通鑑綱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紀年則正月書王為復與偽本元經既書某帝某年又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自當以獲麟為重樞乃謂冬獵曰狩經雖絕筆於十四年之春而實則十有三年之冬不沒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統之尊必終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順四時之序蓋隱寓行夏時之意是又節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已說矣如斯之類比比而然皆不足為訓也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學圖說會通已著錄初孫嘉淦作春秋義大旨祖胡安國之說後漸悟其非旋自熈版

案嘉淦自燬其版事見此書凡例第三條中方達嘗受知於嘉淦因為刪補其文以成是編大旨於三傳多取公穀經文如裂繻作履

綸矢魚作觀魚叔孫婁作叔孫舍定嬖作定弋之類亦多從公穀其左傳事迹往往在所擯斥如天王狩于河陽

傳有明文乃云或魯史本書符或夫子書符皆不可知是併其可取之說亦不信也於諸家多取宋以後其唐以前之說僅採劉向災異一兩條如文公喪娶一條全用春秋繁露而不可標董仲舒之名蓋諱言宗漢儒也其持

論尤務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譏彈者惟叔姬歸于紀紀季以鄒入于齊紀叔姬歸于鄒葬蔡桓侯齊

師宋師曹師城邢齊侯伐楚次陘盟于召陵諸侯遂救許宋公御說春秋救齊楚人救衛甯俞來聘叔胥卒伯姬

歸于宋仲孫蔑卒宋伯姬卒劉子申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孫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劉卷卒十八九條而已而

召陵之盟甯俞之聘嘉淦所許者方達又推論其失符齊桓不替楚僭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魯而不知朝周實則

倖邀寬論者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謂隱公為篡又謂桓公為弑是以討篡為弑也既謂州吁弑

桓公而王不問衛人立晉而王不問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衛又罪其知順逆而不知眾寡是為天王者進退

無不干咎也朱子稱孫復說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書者又豈止於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書之說於十

二公之薨即終於路寢合禮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貶然則苟無所貶則國君易代史可不詳歟至於紀季姜歸

于京師謂季姜非嫡長不可以為王后許叔入于許謂許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據矣

春秋原經二卷 同都御史黃 廷賢家藏本

國朝王心敬揆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經文亦不及經中所書之事惟泛論孔子之意分爲四篇一曰講讀八法二曰通論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諸儒論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爲主持論甚正其謂孔子不以一字爲褒貶亦足以破諸家紛紜繆轍之陋而矯枉過直加以懸揣臆斷不顧事理之安至謂左傳事迹皆聖人之所刪不當復存其說考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尚書者左史類也春秋者右史類也劉知幾作史通敘述源流至爲明析心敬乃援尙書爲例謂事迹之可存者聖人必存如典謨訓誥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聖人必刪如左傳所載是也因而盡廢諸傳惟以經解經不思經文簡質非傳難明卽如鄭伯克段于鄆一條設無傳文則段于鄆爲何人鄭伯克之爲何故經文既未明言但據此六字之文抱遺經而究終始雖聖人復生沈思學世無由知其爲鄭伯之弟以武姜內應作亂也是開卷數行已窒礙不行無論其餘矣况自有六經以後歷漢至今通儒輩出其失經意者固多得經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謂孔子之後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後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謂孔門諸子未見春秋故論語無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見春秋故中庸亦無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闕里始見本經揆以事理豈其然乎

春秋深十九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謂孔子既因魯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載事實卽爲之傳今左傳中敘而不斷言約旨精者卽孔子所作其有加註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如論贊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詞氣浮夸多與經旨相悖乃屬左氏增設書內皆列之小註使不與本傳相混其有傳無經者則全刪不錄按近時河南張沐著春秋疏略以左爲列於經左之義不爲人姓伯政蓋踵是說然又覺傳中論贊或稱孔子或稱仲尼究不類孔子所自作故變更其說歸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無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則有周禮正月正歲之文顯然可據伯政但據經書中夏正之文以相詰難蓋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傳王周正月一語尤爲確證伯政并此二字詆爲不通以爲後人所加則凡古書之害於已說者悉以後人竄入概之

天下無不可伸之論矣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節氣時刻俾二四十年間置閏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見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說似乎可據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其月雖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則六十甲子剛及一週不論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嘗改不足以爲建寅之據亦不揣本而齊末也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邵坦撰坦淮安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丑首爲纂例十五篇末爲或問六卷言所以去取諸家之意經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事蹟亦據左氏其所集傳註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閔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採宋元諸家以輔之在說春秋家亦非純尙空談者然持論亦傷深刻又時時好出新意而不盡允協如改君氏爲尹氏仍以爲即公囚于鄭之尹氏則沿襲金履祥之說殊爲附會又如趙盾弑君越境乃免趙匡劉敞孫覺朱子呂祖謙諸儒皆以爲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問中則云越境而不返乎晉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傳註中則云去國不返然後君臣之義絕越境乃免之言爲今無將之心者開一門路云云夫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曾謂聖人而爲後世開一門路使姦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說其傳註本主劉敞而或問則以爲主孫復二書之中不免偶傷抵牾猶其小節矣

春秋義解十二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字雲翼歙水人乾隆辛未進士官饒陽縣知縣是書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爲述孟述朱次爲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爲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號以求例會謂春秋之旨盡如是乎若左氏紀事多而說說經疏而謬如莒密州之事經不云世子展與也而左以爲展與莒庶其之事經不云世子僕也而左以爲僕蔡侯申之事經賤者書盜也而左以爲公孫翮晉州蒲之事經不云欒書中行偃也而左以爲欒書中行偃晉夷泉之事經

以爲趙盾也而左以爲穿鄭伯表之事經以爲歸生也而左以爲宋吳僚之事經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爲公子光鄭髡頑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公子驛之謀楚子麋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公子圍之逆齊陽生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陳乞以說於吳其他大夫奔殿經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數人會盟侵伐經各有其事而左或牽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國經載分明而左誤合爲一綠陵城杞實繫兩地而左以爲俱繫淳子入一祔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爲魯鄭相易子帛君氏譌誤字也而左以爲名稱甲戌己丑兩存日也而左以爲再赴葬桓王諱也而左以爲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爲殺子牙卒也而左以爲說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誤難以彈述其持論甚辨幾於季本郝敬毛奇齡然經垂書法傳述事實必以經所不書卽爲增設則河陽之狩周天子眞巡狩矣其論似通而實謬至於深文過當憑臆率斷如以隱爲竊國欺桓幼而獲之垂涎十有餘年以子同生爲哀姜張本自子生至婦入見其過期不取昏姻不時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齊得復故賊閔公者乃季友非慶父以齊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爲立景而生逆謀以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乃南越芋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謂果於自信者矣

讀左補義五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詩序補義已著錄是書欲破說春秋者屈經從例之弊謂春秋無例左傳所言之例皆史氏之舊文其凡有五一日西周舊典二曰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三曰魯史自相傳授之例四曰霸亂更定之例五曰魯君臣私定之例杜預所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者未爲定論其援據頗與博參考亦頗融貫然謂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據以推測聖經可也謂春秋全因五例之舊文則聖人直錄魯史不筆不削何以云其義竊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觀襄公二十年傳甯殖曰名藏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經書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是亦不盡用策書之明證矣所註用杜解者十之六七兼採他說并參以己意亦頗簡潔而傳後必附以說簡端又冠以評或論事或論文如坊選古文之例殊非註經之體也

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從添過臨汾同編從添號石芝常熟人臨汾長洲人是書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分爲一百二十門每門前列書法後載事類事類之中又自分經傳其自述謂本於蘇軾春秋當以類求一語雖亦欲發比事屬辭之旨然割裂繁碎彌難尋檢卷首列春秋諸國圖說一篇亦取之蘇軾指掌圖不知指掌圖後人贗作非軾書也

春秋一得一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閣循觀循觀有尚書讀記已著錄然尚書讀記多推求文句未能闡帝王經世之大法是編則於筆削大義多所發明如曰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理所必無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來求賄罪魯也曰州吁不稱公子經之於衛也胡氏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爲爲人君父之戒何以懼亂臣乎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之殺春秋皆稱國舉官不論有罪無罪及殺當其罪否也此義先儒多誤會曰說者謂王不稱天爲春秋貶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則天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親縞素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崩山之孽河流者矣此術者之言也左氏曰君爲不舉降服乘纓微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生於內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以引災變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類此惜止八十八條未能成書也

左傳評三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淵撰文淵字靜叔益都人春秋左傳本以釋經自真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論文近時寧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闡尤詳文淵以二家所論尚有未盡乃自以己意評點之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淵天逝書遂未畢其兄文藻哀次遺彙編爲三卷刊版於湖陽末有文藻跋稱其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注羅而釋之者數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評闕多未終卷云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

編修程晉  
考家藏本

國朝吳守一撰守一字萬先歛縣人是書推考歲差加減以證春秋所載日食之說春秋日月以長歷考之往往有譌見於杜預釋例此更詳其進退遲速以求交限未附詩書日食考二條以互相參證但其云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當是三月己巳朔書二月者晦朔之誤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當是五月癸丑朔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譌近者陳厚耀作春秋長歷表以為隱公元年以前非夫一閏乃多一閏退一月就之隱公元年正月為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閏月小建為之遷就則隱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為當是三月甲戌而顧棟高春秋長歷拾遺表以為當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遞食守一與棟高皆從大衍歷以為八月無食其他守一棟高說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數千載之後必欲求歲差於秒忽之間亦未見其悉得姑存其說焉可矣

春秋不傳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湯啓祚撰啓祚字迪宗寶應人其書自稱不傳者謂於四傳無所專從也今觀所說特不從左傳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擷其餘論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篤蓋三家之傳皆以譏貶為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啓祚乃專取三家嚴刻鍛鍊之說合為一書如其所論是聖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韓非也

春秋集解讀本十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應申撰應申字文在歙縣人以春秋經解卷帙浩繁難於徧讀因薈萃眾說擇其合於經旨者詳註經文之下以資記覽有序謂詞可計日而誦為愚魯者計甚便蓋特課讀之本非有意於闡發經義者也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

無卷數  
兩江  
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採諸書所載春秋時事迹列於三傳之下意取互相參證然左氏親見國史公穀兩家已不及其確實乃兼採諸子雜說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麗雜而已矣於經義無補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右春秋類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內十部皆附存目無卷數

案明科舉之例諸經傳註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傳求成朱子又未註春秋以胡安國學出程子張洽學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蓋重其所出之淵源非真有見於二人之書果勝諸家也後張傳以文繁漸廢胡傳竟得孤行則又考官舉子其趨簡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經雖限以一說立言猶主經文春秋一經則惟主發揮傳義其以經文命題不過傳文之標識知爲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觀張朝瑞貢舉考備列明代試題他經皆具經文首尾惟春秋僅列題中兩三字如照密夾谷之類其視經文不爲輕重可知矣是春秋雖列在學官實以胡傳當一經孔子特擁其虛名而已經義之荒又何足怪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總括衆說折衷聖言凡安國迂謬之談悉一一駁正此足見是非之公終有不能強掩者矣今檢校遺書於明代說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舉俗學蝕聖經之本旨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二

經部三十二

孝經類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覽審微篇亦引孝經諸侯章則其來古矣然授受無緒故陳騭汪應辰皆疑其偽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遂以不類繁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中間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御註用今文遵制者從鄭後以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要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黃震之言為定論語見黃氏日鈔故今之所錄惟取其詞達理明有裨來學不復以今文古文區分門戶徒釀水火之爭蓋註經者明道之事非分明角勝之事也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經一卷

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日本信陽太宰純音據卷末乾隆丙申歙縣鮑廷博新刊跋稱其友汪翼滄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國之長崎澳核其紀歲于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純序稱古書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頗多昔僧裔然適宋獻鄭注孝經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餘年古書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傳古文孝經全然尚存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久不知歷幾人書寫是以文字譌謬魚魯不辨純既以數本校讎且旁採他書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參考十更叢葛乃成定本其經文與宋人所謂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從彼改此傳中間有不成語雖疑其有誤然諸本皆同無所取正故姑傳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陸元朗嘗音之古文則否今因依陸氏音例並音經傳庶乎令讀者不誤其音云云考世傳海外之本別有所謂七經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稱西條掌書記山井鼎輯東都講官物觀補遺中有古文孝經一卷亦云古文孔傳中華所不傳而其邦獨存又云其真偽不可辨末學微淺不敢輒議云云則日本相傳原有是書非鮑氏新刊廣造此本核其文句與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應惟



山井鼎等稱每章題下有劉炫直解其字極細寫之與註文纔細弗類又有引及邢昺正義者爲後人附錄此本無之爲少異耳其傳文雖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引亦頗相合然淺陋充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并不類唐宋元以前人語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籍有桀黠知文義者摭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爲之以自誇圖籍之富歟考元王暉中堂紀事有曰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高麗日本比鄰相接海東經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奮然不與鄭註並獻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國之本出自宋元以後觀山井鼎亦疑之則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樂覩使不實見其書終不知所謂古文孝經孔傳不過如此轉爲好古者之所惜故特錄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經正義三卷 內府藏本

唐元宗明皇帝御註宋邢昺疏棠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註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註亦頒天下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元宗註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註曰元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註孝經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蓋天寶四載九月以御註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故拓本稱四卷耳元宗御製序未稱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則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註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纒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註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卽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元註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註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開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註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熊禾作董鼎孝經

大義序遂謂貞去閨門一章卒啟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閨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閨門一章遂啟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閨門章二十四字則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况知幾與貞兩議竝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註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閔三年乃有御註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註既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未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憤然歸罪於貞不知以註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竝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註始元宗此註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衆說喧嘩皆播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書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案此說舛誤辨已見存經正義條下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說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書錄解題載光書祖禹書各一卷此本殆以二書相因而作故合編也王應麟玉海載光書進於至和元年時爲殿中丞直祕閣與祖禹說小異然光集所載進表稱當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不存今繕寫爲一卷上進云云則祖禹所說者初進之本應麟所說者重進之本耳孝經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載王劭劉炫以來卽紛紛聚訟至唐而劉知幾主古文司馬貞主今文其彼此駁議唐會要具載其詞至今說經之家亦多遞相左右然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觀光從古文而向下乃備載唐元宗今文之註使二本南轅北轍可移今文之註以註古文乎宋黃震日鈔有曰案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

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是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其說可為持平所解及祖禹所說讀者觀其宏旨以求天經地義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爭直謂賢者之過可也胡熾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註言之不通也句誤為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熾說信然亦非大義所係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熾說以糾其失焉

案註孝經者駁今文而遵古文自此書始五六百年門戶相持則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誤始皆逐其末而遺其本也今特全錄黃震之言發其大凡以著詬爭之無謂餘一切紛紜之說後不復載亦不復辨焉

孝經刊誤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書成於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華州雲臺觀時作也取古文孝經分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三十三字後有自記曰慕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案胡宏高宗時為禮部侍郎居衡山故疑孝經引詞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隱程可久丈程可久程迥之字也程荅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案汪應辰孝宗時為端明殿學士亦以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竊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語錄考之黃營記云孝經除了後人所添前而子曰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又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是季文子之詞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又葉賀孫記云古文孝經有不似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著一個子曰字方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為二

恐不是又輔廣記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豈不害理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  
都無分豈不啟人僭亂之心是朱子詆毀此書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經故託之胡宏汪應辰耳歐陽修詩  
本義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節南山三詩為證  
朱子蓋陰用是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註其下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  
獨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後學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擬議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後作註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於  
錄見諸儒淵源之所自與門戶之所以分焉

孝經大義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董鼎撰鼎有尚書輯錄纂註已著錄初朱子作孝經刊誤但為釐定經傳刪削字句而未及為之訓釋鼎乃因  
朱子改本為之詮解凡改本圈記之字悉為芟除改本辨正之語仍存於各章之末所謂右傳之殘章釋某義者  
一一順文衍出無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謂不解經而別發一義者亦即以經外之義說之無所辨詰惟增  
註今文異同為鼎所加耳其註稍參以方言如云今有一箇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類畧如語錄之例  
其敷衍語氣則全為口義之體雖遺詞未免稍冗而發揮明暢頗能反覆以盡其意於初學亦不為無益也前有  
熊禾序蓋大德九年鼎子真卿從胡一桂訪禾於雲谷山中以此書質禾禾因屬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  
序稱朱子為桓桓文公案書曰曷哉夫子尚桓桓孔傳曰桓桓武貌爾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與著書明道之旨無關  
頗為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顛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舊錄之焉

孝經定本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此書以今文孝經為本仍從朱子刊誤之例分列經傳其經則合今文六章為一  
章其傳則依今文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刪一百七十二字  
案朱子刊誤凡刪二百二十三字中有  
句刪其字者此惟載所刪之句故止一  
百七十與古文閣門章二十四字並附錄於後後有大德癸卯澄門人河南張恒跋稱澄觀邢疏而知古文之偽

觀朱子所論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齊諸說附入已見為家塾課子之書不欲傳之未嘗示人云云蓋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謂漢初諸儒始見此書蓋未考魏文侯嘗為作傳見於蔡邕明堂論中至其據許氏說文所引古文孝經仲尼居無閒字知古文之仲尼閒居為劉炫所妄增又據桓譚新論稱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闕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字僅二十餘字則較司馬貞之攻古文但泛稱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據所定篇第雖多分裂舊文而詮解簡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誤既不可廢則澄此書亦不能不存蓋至是而孝經有二改本矣

孝經述註一卷

永樂大典本

明項霽撰霽始末無可考惟江西志載項霽浙江臨海人洪武間為按察司僉事與黃昭原序所言合當即其人也也是編用古文孝經本其所詮釋不務為深奧之論而循文行義案章標旨詞意頗為簡明猶說經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僅存此本然編次佚脫以第七章註文入第六章經文下遂使六章無註七章無經今以所佚經文案古文原本補入所佚註文則世無別本無從葺完矣以其沈埋蠹簡之內三百餘年世無能舉其名者今幸際 昌期發其光耀亦萬世一時之遭際故特採掇出之俾聞於後不以殘闕而廢焉

孝經集傳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作於廷杖下獄之時其作書之旨見於門人所筆記者曰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為治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為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於禮約禮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為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為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尚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是以是五者別其章分然後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其自序中所謂五微義十二著義者不出於此實其著書之綱領也然其初說以引

詩數處各屬下章如中庸尚綱章例今則仍附於各章之後蓋亦自知其說之不安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學衍義之體今本則仍依經文次第而雜引經記以證之亦與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誤後序曰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道周此書蓋與之闡合其推闡頗爲詳洽蓋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於癸未屢變其例而後成故較所註禮記五篇成於一歲之中者爲精密云

御註孝經一卷

順治十三年

諸四海專而致之

闡繹是編

改經之漸也

館孝經講義

不能出其範圍

又不啻萬倍矣

御纂孝經集註一卷

雍正五年

凡九十九部

七家元得四家

今文又執朱子刊誤

或病庸庸或傷蕪雜

世祖章皇帝御撰孝經詞近而旨遠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推而廣之自闔門可放

聖人亦覃思於

御註約一萬餘言用石臺本不用孔安國本息今古文門戶之爭也亦不用朱子刊誤本杜

聖製表章使孔曾遺訓無一義之不彰無一人之不喻回視元宗所註度而越之

世宗憲皇帝御定孝經書止一卷而虞淳熙稱作傳註者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紀者

國朝得十家然宋以前遺文緒論傳者寥寥宋以後之所說大抵執古文以攻

指授儒臣精爲簡汰刊其糟粕存其菁華仿朱子論語孟

世宗憲皇帝以諸註

世宗憲皇帝以諸註

世宗憲皇帝以諸註

世宗憲皇帝以諸註

世宗憲皇帝以諸註

世宗憲皇帝以諸註

子集註之體纂輯此編凡斧藻羣言皆親為鑒定與世祖章皇帝御註竝發明聖教齊矚儀璘蓋

我世祖章皇帝四海會同道光緒藉我世宗憲皇帝九重問禮備承顏孝

治覃敷臚驪萬國以聖契聖實深造至德要道之原故能衡鑒眾論得所折衷於以建皇極

而立人紀固非儒生義疏所能比擬萬一矣

孝經問一卷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皆駁詰朱子孝經刊誤及吳澄孝經定本二書設為門人張疑問而奇齡  
答凡十條一曰孝經非偽書二曰今文古文無二本三曰劉炫無偽造孝經事四曰孝經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經  
傳無據六曰經不宜刪七曰孝經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吳氏刪經無優劣九曰閒居侍坐十曰朱氏極論改文之弊  
然其第十條乃論明人敢詬劉炫不敢詬朱吳附及朱子之尊二程過於孔子與所標之目不相應蓋目為門人所加  
非奇齡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漢儒說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說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  
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橫決而不可制王柏諸人點竄尚書刪削二南悍然欲出孔  
子上其所由來者漸矣奇齡此書負氣叫囂誠不免失之過當而意主謹守舊文不欲啟變亂古經之習其持論則不  
能謂之不正也

右孝經類十一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孝經文義顯明篇帙簡少註釋者最易成書然陳陳相因亦由於此今擇其稍有精義者略錄數家以見

梗概故所存獨少

孝經類存目

孝經句解一卷內府  
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編註釋極淺陋如仲尼閒居句下註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閒居謂閒暇居處

之時曾子侍句下註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孔子坐子曰句下註曰孔子言曰參學下註曰呼其名而告之蓋鄉塾課蒙之本不足以言詁經者也卷首題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而書中以今文章大標列其間其字句又不從朱子刊誤本亦殊糅雜無緒通志堂經解刻之蓋姑以備數而已

孝經正誤一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府撰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府以孝經皆孔子語不應強分經傳因舊本而校正之或數章而合為一章或一章而分作數章一節之內前後互移數節之中上下變置定為一十三章其註則兼采諸儒之說附錄曾子孝實一卷卷首有府自序并載總說六條自謂幸復聖經之舊然亦孰見聖經之舊本而證其能復否乎

孝經宗旨一卷通行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布政使參政明史儒林傳附見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孝經之大旨用問答以暢己說與依文詮釋者不同汝芳講良知之學書中專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標題朱彝尊經義考以為未見而陳繼儒祕笈中實有此本彝尊殆偶然失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別引一說以為羅洪先撰亦非也

孝經疑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以孝經語意聯貫不應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開宗明義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無所取義因悉為刪去其所詮釋則皆老生常談也又謂經文多出漢儒附會如則天之經因地之利以順天下等語似類漢儒之言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義不接續竝刪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詩書為結與韓詩外傳天祿閣外史相類夫孝經今文古文雖至今聚訟然自漢以來即分章無合為一篇者也其字句異同雖以朱子之學因古文而作刊誤終不能厭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變亂古籍乎况惟聖人能知



聖人舜牧何所依據而能一一分別此為孔子之語此非孔子之語若親見聖人之原本耶

孝經集講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原本首題直隸揚州府泰州端本社學教讀後學草孝臣熊兆集講又有直隸揚州府知府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再呈看過收受字蓋鄉曲陋儒投獻干進之書也其訓釋皆詞旨鄙陋一無可觀前列一圖以圈內為五品人倫之正圈外為萬物之偏邪又以元為天父君亨為長男中男少男利為長女中女少女貞為地母后又演為天經地義人行之圖修學致用推孝為忠之圖皆迂謬穿鑿毫無義理蓋無知妄作之尤者也

孝經註義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號貞菴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乾隆元年追諡文毅是書以孝經分章詮釋其訓詁字義者標題曰註其敷衍語意者標題曰義詞旨淺近蓋課蒙之作也

孝經集解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永修撰永修字慎齋宜興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平越府知府是編順文詮釋以訓童蒙乃其官給事中督學湖廣時所作本與小學合刊名曰孝經小學集解大全以宋儒雜纂之本與聖經併為一編礙不於倫難於著錄今分為二書各存其目焉

讀孝經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是撰是字敬非號敬齋安黃人康熙己酉舉人是書以唐宋註疏為主參以陳選集註及各家之說其首為之註者稱愚案多循文摘句無所發明

孝經類解十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之騷撰之騷字耳公歙縣人康熙壬子舉人官績溪縣教諭遷鎮江府教授是書多引經史子集以證經文然釋經在發揮微意不當傍引後代故實牽合比附若釋中於事君句所引之經則曲禮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服官

政等語所引之史則文天祥起兵入衛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類書一門典籍浩博豈復勝數乎

孝經正文一卷內傳一卷外傳三卷

湖北巡撫探進本

國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菴麻城人是書成於康熙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經刊誤為本首為正文一卷經文每章之後綴以註釋數語詞旨頗為淺略次為內傳一卷雜引經史子集之言與孝經相證佐者次為外傳三卷則大舜以下迄於明末孝子行實也

孝經詳說二卷

河南巡撫探進本

國朝冉觀祖撰觀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遵用今文全載唐玄宗之註節錄邢昺之疏兼採元董鼎明瞿罕陳士賢諸家之說未附以朱子刊誤而大旨則在辨定呂維祺所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書所附呂氏或問摘錄一篇既逐條闡發其義復附敘義一篇以糾其誤蓋維祺之學兼入陸王觀祖則恪守程朱故所論有合有不合也顧所載維祺表章孝經疏後附錄擬題數目有單句題雙句題連句題摘段題搭截題全章合章搭章題諸名非詰經之體亦非講學之道觀祖顧深取之何耶

孝經一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朱軾註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用吳澄考定之本而略為推行其義凡不題姓名者皆澄原文凡稱軾案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份股元福二序份序稱其書不標目第自稱曰朱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為謙若是云云案漢儒傳經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書之類多不立名目軾蓋從此例又何休註公羊傳稱何休學亦非軾所自勑也

孝經三本管窺一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吳隆元撰隆元有易宮已著錄是編首為孝經今古文考次為古文本次為今文本次為朱子刊誤本其大旨以古文為是蓋以朱子刊誤用古文本云

國朝張星徽撰星徽號北山永城人自朱子作孝經刊誤始刪削字句分別經傳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後儒已不能無疑至國朝蔡衍鏡又合為經一章傳十章以合於朱子更定大學之本夫聖經賢傳其垂訓之意竝同而文章體例則非有一定今大學一經十傳孝經亦必一經十傳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時文程式必限以八比矣有如是之聖賢乎衍鏡所見殊誤星徽乃遵而用之即所解可知矣

孝經章句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書一遵朱子刊誤本而於傳之十章增君子無不敬也云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與禮記小有異同而今本孝經皆無之啟運自序稱得之山西佛寺中疑為熊安生所傳之本又云王肅於家語言本文有見戴記者後人輒於家語除其文此章之闕亦必因本文見戴記而後人於此除其文也案熊安生為北齊人其傳本安得至今猶在其說無徵且馬昭以家語為王肅偽作其說今載禮記疏中言之鑿鑿啟運乃又引以為證恐此章亦王肅家語之類矣

孝經通義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華玉淳撰玉淳有禹貢約義已著錄其書成於雍正甲寅大旨謂孝經一篇首尾通貫不必分經與傳其間字句刪削則從朱子刊誤簡文錯誤則從吳澄所考定蓋孝經至玉淳而又變一本矣

孝經本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隨文詮釋別無考訂僅塾師課蒙之本

孝經通釋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此書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註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

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國朝十家旁證諸說者又十有二家然孝經詞義顯明不比他經之深隱諸說大同小

異特多出名氏而已

右孝經類十八部五十三卷皆附存目

案虞淳熙孝經集靈舊列經部然侈陳神怪更緯書之不若今退列於小說家黃幹孝經本旨江直方孝經外傳李長桂孝經綱目朱鴻經書孝語絕不箋釋經文今別列於儒家若孝之素孝經內外傳猶列孝經正文後則姑附存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二



經部三十三

五經總義類

漢代經師如韓嬰治詩兼治易者其訓故皆各自為書宣帝時始有石渠五經雜義十八篇漢志無類可隸遂雜置之孝經中隋志錄許慎五經異義以下諸家亦附論語之末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彝尊作經義考別目曰羣經蓋覺其未安而探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又不見為訓詁之文徐乾學刻九經解顧澗兼採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解何焯復斥其不通謂見沈廷秀所刻何焯點校經解目錄中蓋正名若是之難也考隋志於統說諸經者雖不別為部分然論語類未稱孔叢家語爾雅諸書併五經總義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準以立名庶猶近古論語孝經孟子雖自為書實均五經之流別亦足以統該之矣其校正文字以及傳經諸圖併約略附焉從其類也

駁五經異義一卷補遺一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漢鄭元所駁許慎五經異義之文也考後漢書許慎傳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傳於世鄭元傳載元所著百餘萬言亦有駁許慎五經異義之名隋書經籍志有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而不及鄭元之駁議舊唐書經籍志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鄭元駁新唐書藝文志並同蓋鄭氏所駁之文即附見於許氏原本之內非別為一書故史志所載亦互有詳略至宋史藝文志遂無此書之名則自唐以來失傳久矣學者所見異義僅出於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而鄭氏駁義則自三禮正義而外所存亦復寥寥此本從諸書採綴而成或題宋王應麟編然無確據其間有單詞隻句駁存而義闕者原本錯雜相參頗失條理今詳加釐正以義駁兩全者彙列於前其僅存駁義者則附錄以備參考又近時朱彝尊經義考內亦嘗旁引鄭駁數條而長洲惠氏所輯則蒐羅益為廣備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採參互考證除

其重複定著五十七條別為補遺一卷附之於後其間有異義而鄭無駁者則鄭與許同者也兩漢經學號為極盛若許若鄭尤皆一代通儒大敵相當輪攻墨守非後來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編雖散佚之餘十不存一而引經據古猶見典型殘章斷簡固遠勝於後儒之累牘連篇矣

鄭志三卷補遺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案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後漢書鄭元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元荅

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稱鄭弟子追論師說及應荅謂之鄭志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荅

謂之鄭記案通典及初學記所引鄭記均有王贊蔣詞與知幾所云更不問荅者不合考孝經疏引此文作各述師言更為問荅知不字乃為字之譌王應麟玉海朱彝尊經義考並沿用誤本殊失訂正又通典所引鄭志皆元與門人問荅之詞所引鄭記皆其門人互相問荅之詞知志之與記其別在此曲禮正義引鄭志有崇精之問焦氏之荅月令正義引鄭志有子權之問焦番之荅焦氏之問張邈之荅疑本鄭記之文校刊者惟據史通更不問荅之說改為鄭志也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未遠其說當必有後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定非唐宋諸志動輒疎舛者比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後漢書原其始隋書要其終觀八

篇分為十一卷知非諸弟子之舊本也新舊唐書載鄭記六卷尚與隋志相同而此書則作九卷已佚二卷至

崇文總目始不著錄則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誰氏觀書中禮運註澄酒一條荅趙商之問

者前後兩見而詳略小異又陳鑠之名前後兩見而後一條註一作錄知為好鄭氏之學者惜其散佚於諸經

正義衰輯而成然如所載粥成五服荅趙商問一條不稱益稷而稱皋陶謨則正合孔疏所云鄭氏之本又卷

首冷剛問大畜童牛之牯一條今周易正義中不見而周禮正義引之較此少冷剛問云以下六十餘字周禮

正義引荅孫簡問一條較此少夏一月仲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五句其舉陶謨

註與經典釋文及正義所引亦互有詳略而堯典註一條乃不載正義中則亦博採諸書有今日所不盡見者

非僅剽劫正義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詩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先師魯人此本先師之下多一云字

方知先師非指仲梁子如此之類亦較他書所載為長足證為情人所輯非近時所新編也閒有蒐採未盡者諸

經正義及魏書禮志南齊書禮志續漢書郡國志註其文類聚諸書所引尚有二十六條又鄭記一書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見者尚有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所引三條併附錄之以存鄭學之梗概併以見漢代經師專門授受師弟子反覆研求而後筆之爲傳註其既詳且慎至於如此昔朱子與胡絃爭寧宗持禫之禮反覆辨難終無據以折之後讀禮記喪服小記疏所引鄭志一條方得明白證驗因自書於本議之後記其始末有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語是朱子讀禮未嘗不折服於元矣後之臆斷談經而動輒排斥鄭學者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內府藏本

唐陸元朗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吳人貞觀中官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事蹟具唐書本傳此書前有自序云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書古今並錄經註畢詳訓義兼辯示傳一家之學考癸卯爲陳後主至德元年豈德明年甫弱冠卽能如是淹博耶或積久成書之後追紀其草創之始也首爲序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尙書二卷毛詩三卷周禮二卷儀禮一卷禮記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老子一卷莊子三卷爾雅二卷其列老莊於經典而不取孟子頗不可解蓋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經而老莊則自西晉以來爲士大夫所推尙德明生於陳季猶沿六代之餘波也其例諸經皆摘字爲音惟孝經以童蒙始學老子以衆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經者用墨書音註者用朱書以示分別今本則經註通爲一例蓋刊版不能備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陰陽字自宋以來已混而併之矣所採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眞所謂殘膏賸馥沾溉無窮者也自宋代監本注疏卽析附諸經之末故文獻通考分見各門後又散附注疏之中往往與注相淆不可辨別此爲通志堂刻本猶其原帙何焯點校經解目錄頓啜顧涓校勘之疏然字句偶譌規模自在研經之士終以是爲考證之根柢焉



宋劉敞撰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乃其雜論經義一語其曰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然公羊傳僅一條又皆校正傳文衍字於傳義無所辨正後又有左傳一條國語一條亦不應獨以公羊標目蓋敞本欲作七經傳惟春秋先成凡所割記已編入春秋傳意林權衡文權說例五書中此三條一校衍字一論都城百雉一論禘郊祖宗報於經文無所附麗故其文仍在此書中其標題當為春秋故得兼及外傳傳寫者見第一條為公羊第二條木亦有公羊字遂題曰公羊而註曰國語附失其旨矣論語諸條有與諸經一例者又有直書經文而夾註句下如註疏體者亦註論語而未成以所註雜錄其中也吳會能改齋漫錄曰慶歷以前多尊章句註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 家讀書志亦載此文以為元祐史官之說 晁公武讀書志亦證以所說湯伐桀升自陞之類與新經義同為王安石勦取敞說之證大旨均不滿於敞朱子語類乃云七經小傳甚好其說不同今觀其書如謂尚書原而恭當作原而茶此厥不聽當作此厥不德謂毛詩烝也無戎當作然也無戎謂周禮誅以馭其過當作誅以馭其禍士田賈田當作工田賈田九簞五日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狸首為節當作以鵲巢為節皆改易經字以就已說至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則疑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則疑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則疑有倒句而尚書武成一篇考定先後移其次序實在蔡沈之前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又如解尚書鳥獸踰謂古者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解毛詩葛之覃兮謂葛之茂盛則有人就而刈之以為絺綌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抗而聘之以為后妃解論語乘桴浮於海謂夫子周流列國如桴之在海流轉不定其說亦往往穿鑿與安石相同故流俗傳聞致遭斯謗然考所著弟子記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實與新學介然異趣且安石剛愎亦非肯步趨於敞者謂敞之說經聞南宋臆斷之弊敞不得解謂安石之學由於敞則竊鉄之疑矣且略其厄詞採其粹語疏通剔抉精鑿者多又何可以未流之失併廢敞書歟

程氏經說七卷 通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論非專著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崇寧二年自序可見至繫辭說一卷文獻通考併於易傳共爲十卷宋志則於易傳九卷之外別著錄一卷然程子易傳實無繫辭故呂祖謙集十四家之說爲繫辭精義以補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闕也改定大學兼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考歟明徐必達編二程全書併詩解二卷爲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爲八卷然經義考引康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

六經圖六卷 通行本

宋楊甲撰毛邦翰補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進士成都文類載其數詩而不詳其仕履其書成於紹興中邦翰不知何許人嘗官撫州教授其書成於乾道中據王象之輿地記勝碑目甲圖當勒碑昌州郡學今未見拓本無由考其原口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載邦翰所補之本易七十圖書五十有五圖詩四十有七圖周禮六十有五圖禮記四十有三圖春秋二十有九圖合爲三百有九圖此本惟易書一經圖與館閣書目數相合詩則四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一皆較原數少二周禮六十有八較原數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較原數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書錄解題載有東嘉葉仲堪字思文重編毛氏之書定爲易圖一百三十書圖六十三周禮圖六十一禮記圖六十三春秋圖七十二惟詩圖無所增損其卷則增爲七亦與此本不符然則亦非仲堪書蓋明人刊刻舊本無不臆爲竄亂者其損益之源委無從究詰以其本出楊毛二家姑從始事之例題甲及邦翰名云爾

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誼父或曰義甫義誼父甫古字通也衢州人免解進士見之子見嘗增註禮部韻略及禹貢指南居正承其家學研究六書嘉定十六年詔國子監刊正經籍當事者聘居正司校讎已釐定四經會居正日疾罷歸其禮記及春秋三傳遂未就然所校四經亦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版之誤字未改者猶十之二三居正乃哀所校正之字補成此編楊萬里為作序述其始末甚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惟講偏旁之疑似今觀是書校勘異同訂正譌謬殊有補於經學其中辨論既多不免疏舛者如勅古文作敕隸變作勅居正乃因高宗御書石經誤寫作勅遂謂來字中從兩入不從兩人享字古文作享隸變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謂享字訓祭享字訓通兩不相溷坤古從土從申隸別為公居正乃謂公是古字乾商坎等俱有古文如卦畫之形遲遲古文本一字說文以為遲簡文作遲者是也居正乃謂兩字是非相半不敢擅改賴字古從貝從刺俗誤書作賴居正乃謂賴從束從負其於六書皆未確又禮大行人立當前疾疾乃疾字之誤疾在車轅前鄭康成所謂車轅前胡下垂挂地者是也居正乃以為應作軌軌前旃版實與疾不相涉如此類者於經義亦不合然許氏說文解字陸德明經典釋文亦不免小有出入為後人所摭拾在居正又烏能求備論其大致則審定字畫之功固有不可泯沒者矣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倦翁湯陰人居於嘉興鄂忠武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戶部侍郎准東總領制置使宋時九經刊版以建安余氏與國于氏二本為善廖剛又釐訂重刻當時稱為精審珂復取廖本九經增以公穀二傳及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二書校刊於相臺書塾並述校刊之意作總例一卷余仁仲左傳字辨嘗論其誤以杜註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例寫為皆不與今說詩者同則尚見原刻今則諸經印本率已罕傳僅王弼易註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真春秋年表及名號歸一圖有重刻之本亦頗非其舊惟此總例一卷尚行於

世其目一曰書本二曰字畫三曰註文四曰音釋五曰句讀六曰脫簡七曰攷異皆參訂同異考證精博釐舛辨疑使讀者有所據依實爲有功於經學其論字畫一條酌古準今尤屬通人之論也

融堂四書管見十三卷 浙江吳玉搢家藏本

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編凡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即嘉熙二年喬行簡奏下嚴州取時所著書之一也俱先列經文略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於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爲六章不分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戶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論語道德辨惑章謂誠不以富亦祗以異二句乃謹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爲異齊景公有馬千駟節合上文爲一章謂其斯之謂與句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而言又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謂是聖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曉人之意亦俱根據舊文不冒信爲錯簡朱子與陸九淵書所謂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學惟憑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時則以篤實爲宗故其詮發義理類多平正簡樸不爲離析支蔓之言又放縱公儀禮集說後序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紹興己丑時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錢可則刊書跋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皆不著錄獨張萱內閣書目有之雖以四書爲名所解不及孟子與朱子所稱四書者異故附列於五經總義類焉

四如講義六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黃仲元撰仲元字善甫號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進士授國子監簿不赴宋亡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老人教授鄉里以終考福建通志暨莆田縣志皆載仲元有四書講義今觀是書所講實兼及諸經不止四書其說多述朱子之緒論然亦時出新義發前儒所未發如行夏之時則據禮運孔子得夏時於杞註謂夏四時之書而不取三正之說周官井田則謂周時皆用井田而不取鄭氏畿內用貢都鄙用助之說伯魚爲周南召南則據詩鼓鐘及內傳季札觀樂謂南即是樂又謂周召爲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雖按之經義不必一一脗合

要為好學深思能自得所見者也此本出其裔孫文炳家藏已有殘闕嘉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經義考但載其所著經史辨疑而不及是書當由刊在家塾閣中僻遠偶然未見傳本歟

六經輿論六卷 浙閩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裨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樵嘗上書自述其著作臚列名目甚悉而是書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審矣後昆山徐氏刻九經解仍題樵名今檢書中論詩皆主毛鄭已與所著詩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條引及樵說稱夾深先生足證不出樵手又論詩一條引晦菴說詩考宋史樵本傳卒於紹興三十二年朱子詩傳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號則始於淳熙二年皆與樵不相及論書一條併引朱子語錄且稱朱子之謚則為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驗不知顧涓校九經解時何未一檢也第相傳既久所論亦頗有可採故仍錄存之綴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則從刪焉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春秋傳素王二字下引真宗宜聖讚但標真宗不稱宋又稱御製則為宋人所著可知卷首題曰明本者宋時刊版多舉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類此蓋明州所刊本即今寧波府也未題歲次丁亥梅隱書堂新刊不著年號考丁亥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書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頗染鄉塾陋習然所音俱根據經典釋文猶為近古釋文一字數音者皆並存之如金縢碎字下云孔音剛法也說文音必鄭音避大誥賁字下云音墳王讀為賁卦之賁禮內則接以太牢接字下云鄭音捷王杜竝以為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壇坎字下云註作禳祈孔叢子以為祖迎祭義燭字下云徐廉反古音燭周禮太宰圖字下云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劉音茂頰字下云鄭音班徐音墳邈人莠字下云莠音卯又音柳邈人下云遺音位劉音遂乃與卷首序邈人音推異如此者不可枚舉固非後來坊本直音以意屬讀惟趨便捷者比也惟禮記故不可長

釋文放依註五報反慢也王黃五反遨遊也長竹丈反盧植馬融王肅竝直亡反此書云放王音平則釋文所云王五高反也而於長字下又註云長張上又平則又兼用鄭註竹丈反一句之內於鄭註半從半違遂使放字長字音義兩不相應又周禮太宰旂夏下云旂音習燕游也今考鄭註游讀如燕游之游此書既用鄭義則旂當作以周反其作長周反音韻者乃春秋傳繁鷹游纓之游更自相矛盾又月令審端徑術下云術註作遂方曰徑道之小術道之末則如字是今考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術竝作遂是古字術遂本通此書反信方氏之曲說殊爲未協又中庸壹戎衣下云書武成作如字者是註讀爲殷者無據今考古衣字作厚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爲厚音與衣同白虎通曰衣之爲音隱也所以隱身也則衣隱音近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汶塵合韻則衣服二字音通是書以爲無據亦爲失考然核其大致則多能決擇是非如於三禮雖多守方慤註然如祭法幽宗註讀如榮方慤宗作如字則兼存鄭義又書武成識字下云陸無音漢翟輔疏引此作恭則補苴闕遺亦頗能有所考據又檀弓卜人師扶右下云卜讀爲如字者非考鄭註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若卜人則於義無取此書不用釋文所載前儒之說最當又周禮醢人箝字下云音治又音代今考釋文云又丈之反未知所出不知說文滂水衣本作滂从草治聲水衣之滂既以治爲聲則丈之反乃爲滂之古音矣故治藹草名作滂之切可以相證是書用丈之切爲本音而以代爲又音較之釋文以丈之切爲無出考核尤精且釋文所載皆唐以前音而此書則兼取宋儒如於詩中庸論語孟子則多採朱子於易則兼採程朱於禮則多採方慤其他經引胡瑗司馬光音讀尤多與陸氏之書九足相續在宋人經書音釋中最爲妥善若九經前後失次則當爲坊刻之誤既無關大旨固無庸深論矣

五經說七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二元熊朋來撰朋來字與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進士仕元爲瀋清縣判官事蹟具元史儒林傳朋來之學恪

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後天河圖洛書書亦言其範錯簡詩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傳蓋當時老師宿儒相傳如是門戶所限弗敢尺寸踰也惠棟九經古義詆其論大學親民一條不知親新通用本馬鄭之解金縢爲夏蟲之見又詆其論言乃謙一條不考史記魯世家所引無逸及裴駟集解所引鄭註論周禮樂師臯字與大祝臯字不考皋告臯三字相同乃謂鄭氏先後異讀均爲妄下雌黃蓋於古義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書發明義理論頗醇正於禮經尤疏證明白在宋學之中亦可謂切實不支矣寸有所長固無妨錄備一家也

十一經問對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何異孫撰不著時代考其第二卷中論孟子徵法助法稱大元官制承宋職田則當爲元人第一卷中論論諸暮春者稱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稼村爲王義山之號義山宋景定中進士入元官江西儒學提舉異孫及見其講經則當在元初故論孟子恆心恆產一條謂老儒猶讀恆爲常避宋眞宗諱今當讀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證也所說凡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詩書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十一經其敘次先後頗無倫理又以大學中庸各爲一經亦爲杜撰皆頗不可解其書皆仿朱子或問之體設爲問荅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致用章句集註而小有異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則以爲箕子會居其地至今禮義教化與中州同不可謂之爲陋案鄭汝諧論語章句已先有此說異爲蓋與之隔合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則以爲夏至君子不亮乎執以惡字讀去聲皆不爲無理至於萊竹猗猗因毛傳綠木賊之說遂以切磋琢磨爲用此艸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憂謂孟武伯爲人多憂夫子寬以他事不必憂惟當憂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而謂孔子之言爲礙理人皆謂我毀明堂謂當時七國皆僭造明堂則未免橫生異說他若以汲冢記年爲淳于髡所作謂孝經十八章次序爲唐玄宗所定九鑿空無據矣其餘說詩多據鄭元說說書多據蔡沈傳說三禮三傳多撮舉註疏然其閒隨文生義觸類旁通用以資幼學之記誦亦不爲無益其論趙岐注孟子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儒不過集眾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馬王弼講周禮便責鄭康成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

在夾柱中三年註一部孟子也合諒他勤苦云云九平心之論也

五經蠹測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蔣悌生悌生字叔仁福寧州人洪武初以明經官訓導是書乃其元季避兵藍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

題年猶稱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餘年語推之知為嘉靖十七年浮梁閔文振纂修州志始得蒙於其裔孫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

自序凡易一卷書一卷詩三卷春秋一卷後有文振附記曰右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為少禮記亡闕今

猶未成之草藁又尙書太甲篇首有曰詩書小序前已詳言之矣然以前絕未論詩書序則不但禮記散佚併尙

書亦有佚脫也其說易多斟酌程傳本義之異同如解頤卦虎視眈眈其欲逐遂謂大臣之求賢為助如虎之求

肉為食穿鑿太甚如解龍戰于野謂坤象不得稱龍龍即乾卦六爻之龍陰盛而與之戰嫌於无陽故稱龍以明陽

未嘗无則立義特為正大其說書於蔡沈集傳多所訂正解盤庚疑有錯簡三章未免因王柏謬說又加推廣至

於高宗彤日謂果為高宗之事則當稱王不當首稱廟號用鄒氏音釋之說以為祖庚祀高宗亦不為無見其說

詩謂小序固有紕繆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諸篇同異務持兩家之平在元明之間可謂屹然獨立無依門傍戶之

私至其以鳴鳩為美周公乃幽風之詩錯簡入於曹風則又臆斷之餘習矣春秋僅說滕子來朝子同生夫人姜

氏孫于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齊仲孫來六條案源於齊與會而仲孫一條與陽穀

一條年月又復顛倒其說不甚主胡傳然既曰胡傳不合筆削之初意又曰聖人復生亦將有取於胡氏之言又

何必一一盡合於筆削之初意則於胡傳亦尙在疑信間也大抵僻處窮山罕窺古籍於考據引證非其所長而

賈精研思則往往有所心得名雖不及熊朋來書則實在朋來上也

簡端錄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邵寶掇寶有左麟已著錄是編皆其讀書有得即題釋簡端積久漸多其門人天台王宗元鈔合成帙因以簡



端為名凡易三卷書一卷春秋三卷禮記一卷大學中庸合一卷論語孟子合一卷前有寶自序又有雍正壬子華希閔重刊序稱格物一義頓悟者方欲掃除一切先生則曰格物猶言窮理也理即物之所以為物也不曰窮理而曰物者要之於其實也云云蓋時方趨向良知以為聖人祕籙備者日就元虛寶所學獨篤實不支故其言如此全書大旨不外於斯雖步步趨趨尚未為沈酣經窟然馬鄭孔賈之學至明始絕研思古義者一百七十年內稀若晨星迨其中葉狂禪瀾倒異說騰騰乃併宋儒義理之學亦失其本旨寶所刻記雖皆寥寥數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亟錄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五經稽疑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據明史睦㮮傳稱其萬歷五年舉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

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寒暑不輟所撰有五經稽疑六卷藝文志載睦㮮五經稽疑六卷外又載睦㮮

春秋經傳辨疑四卷其春秋稽疑又有別行之本析為四卷乃與明史所稱春秋經傳辨疑合考睦㮮自序稱少

靡所好游心六經嘗作春秋稽疑餘未及為也癸未四月案明史稱睦㮮以萬歷五年舉宗正又二年卒則其卒當在萬歷八年癸未乃萬歷十一年與史文不合疑史

誤杜門謝客乃取四經時披閱或或有疑者參訂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據其所言絕不及春

秋經傳辨疑一字殆初註春秋四卷名以經傳辨疑先行於世後乃足成五經併為一帙統改今名著錄家各據

所見之本遂析而為二耳明史睦㮮傳但稱作五經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經傳辨疑從其最後之定本也春秋乃

其初稟蓋以全力為之大旨取直書其事美惡自見之義其中如誤以邾儀父為邾命卿蓋沿程端學之曲說不

思及晉處父盟經自有例未免傷於武斷然如春正月不書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譚子不書名柯之盟

不書日祭叔來聘不書使之類以為傳為脫誤非孔子有意筆削旁引曲證足破穿鑿附會之論又謂穀伯綏來

朝鄧侯吾離來朝二朝字當作奔鄭游速帥師滅許滅當作入又辨左氏以城小穀為城穀之非公羊謂晦不書

事之誤則精核者居多易書詩禮所說殊略易多誤採郭京之本書既以古文為疑又以大禹謨皋陶謨篇首之

語爲後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說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駁放勳之非號亦頗涉矛盾詩多採用小序亦乏新義禮則所辨後儒增益之詞頗爲有見而未附以所定藩府禮制八條則五古說經無此體例矣以其考證古義尙時有可取亦併錄之鈔本不分卷映今約其篇頁以四經各爲一卷春秋爲兩卷仍合於明史所載之卷數焉

經典稽疑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確山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書取漢唐以來說經之異於宋儒者分條輯載上卷爲四書下卷爲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先儒專門之學各有師承非同臆說耀文欲存諸經古訓但當採鄭王賈孔遺言不應雜以明人議論又如宰予晝寢但取七經小傳寢爲內寢之說而不引資暇集所載梁武帝繪畫寢室一條竊比老彭但取經曲釋文所引鄭云老老聃彭彭祖之說而不引禮記疏文選註所載鄭註老聃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條乾元亨利貞但取子夏傳始通和正之說而不引義海撮要所載梁武帝義始爲元遂爲亨益爲利不私爲貞一條此類頗多亦傷漏略又如周禮備載宋元諸儒攻駁之語則徒啓紛紛孟子備載筆談所紀王聖美因何却見梁惠王之言則更涉諧謔蓋耀文因當時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爲稟集異同以存古義而不必一一悉從其朔故所採亦未盡精純然嘉隆之閒心學盛而經學衰耀文獨能遠討遐搜潛心訓詁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

乾隆二十年初

欽定繙譯四書續繙譯易書詩三經續又繙譯春秋禮記二經至乾隆四十七年而聖賢

典籍釋以國書者燦然備焉案鄭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懼雲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其說良是然文字之聲音越數郡而或不同文字之義理則縱而引之千古上下無所異橫而推之四海內外無所異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語言自有契若符節者又何聲音之能障礙乎哉考隋書載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

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經籍志載其書作一卷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學其識均未窺六藝之闢與故能譯者僅文句淺顯之孝經而諸經則未之及耳我國家肇興東土耕作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復御定清文鑿聯字成語括一切義精微巧妙實小學家所未有故六書之形聲訓

詁皆可比類以通之而

列聖以來表章經學天下從風莫不研究微言講求古義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

譯四書示初學之津梁至於五經易則略象數之迹示其吉凶書則疏佶屈之詞歸於顯易詩則曲舉其味嘆而句外之寄託可想春秋則細核其異同而一字之勸懲畢見禮記則名物度數考訂必詳精理名言推求必當尤足破講家之聚訟蓋先儒之詁經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鮮通此編之詁經則疏通其意故明白而無誤不立箋傳之名不用註疏之體而唇吻輕重之閒自然契刪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學者守是一編或因經義以通國書而同文之聖化被於四方或因國書以通經義而明道之遺編彰於萬世其有裨於文教均為至大雖

堯帝之文章尼山之刪定又何以加於茲哉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原本題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撰東都講官物觀校勘詳其序文蓋鼎先為考文而觀補其道也二人皆不知何許人驗其版式紙色蓋日本國所刊凡為易十卷書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詩二十卷左傳六十卷禮記六十三卷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孟子十四卷別孟子於七經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國殆猶用唐制歟前有凡例稱其國足利學有宋版五經正義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詩二通皇仇論語義疏一通古文孝經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禮記一通周易論語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萬歷崇禎十三經註疏本崇禎本即汲古閣本也其例首經次註次疏次釋文專以汲古閣本為主而以諸本考其異同凡有五目曰考異曰補闕曰補脫曰謹案曰存舊按所稱古本為唐以前博士所傳足利本乃其國足利學印行活字版今皆無可考信書中所稱宋版五經正義今以毛居正六經正義及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宋本參校如尚書益稷篇註粉若粟水六經正義引紹興本作粟

水監本作粟水與國軍本作粟米今汲古閣本作粟冰而此書不引粟水粟米二條毛詩鴟鴞章子尾脩脩經傳沿革例引監本蜀本越本作脩脩今汲古閣作脩脩而此書不引脩脩一條生民章箋訂謂張口嗚呼經傳沿革例引余仁仲本嗚作嗚今汲古閣本作嗚而是書不引嗚字一條春秋左氏傳隱四年老夫耄矣六經正誤引潭本耄作老今汲古閣本作耄而此書不引耄字一條襄三十一年天厲不戒六經正誤引臨川本天作天今汲古閣本作天而此書不引天字一條禮記曲禮二名不偏諱經傳沿革例引蜀大字本與國本偏作偏今汲古閣本作偏而此書不引偏字一條悉與毛岳兩家所稱宋本不符不知所據宋本定出誰氏然如周易小過九四註不爲貢主此書引宋版責作貴與六經正誤所引善本合又春秋傳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此書引宋永懷堂本級作級與六經正誤所引與國本合昭二十四年註不佞獻王此書引宋版王作玉與六經正誤所引臨川本合僖三十一年註濟水滎陽東過魯之西此書引宋永懷堂本滎作滎與經傳沿革例所據之善本合僖二十三年懷其安實敗名此書引宋永懷堂本其作與與經傳沿革例所引監本蜀本及諸善本合禮記曾子問註則卒哭而致事此書引宋版則作周喪服小記殤無變文不編此書謂編乃緝字之誤皆與經傳沿革例所引與國本合考經傳沿革例所載宋版二十一種多不附釋文其附釋文者獨有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此書載宋版毛詩左傳獨附釋文則或爲建本及蜀中 大字本歟又鼎稱足利本乃統括古本而所引古本如尙書舜典註云使各陳進治理之言古理作禮而六經正誤所引監本亦云理作禮則知古本非無稽也至所正釋文錯誤多稱元文不知元文爲何本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蓋徐本 未出以前其書已傳入彼國矣歐陽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尙存今考此書所列尙書與中國之本無異又明豐坊偽造諸經皆稱海外之本今考此書與坊本亦無一同是亦足釋千古之疑也

九經誤字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以明國子監所刊諸經字多譌脫而坊刻之誤又甚於監本

乃考石經及諸舊刻作爲此書其中所摘監本坊本之誤諸經尙不過一二字惟儀禮脫誤比諸經尤甚如士昏禮視諸衿繫下脫墀授綬緝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各以其物獲下脫上鹿中翽旌以獲七字燕禮享于門外東方下脫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饋食禮長皆荅拜下脫舉解者祭卒解拜長皆荅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振之三下脫以投尸坐取簋與七字其一兩字之脫尙有二十處皆賴炎武此書校明今本得以補正則於典籍不爲無功矣惟所引石經子朝奔郊四字字體與唐不類考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註云京楚子朝所在又昭公二十三年壬子朝入于尹註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則子朝無奔郊之事此四字爲王堯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復採之未免泥古之過然不以一眚掩也

經問十八卷經問補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說經之詞其門人錄之成編皆一問一荅故題曰經問其後三卷則其子遠宗所補錄也其中如論褚師聲子不解韋論肅容肅指肅拜三者之分論婦人不稱敝衽論稽首頓首之誤用論杜預註丘甲之非論儀禮出二戴禮記不出二戴論甘盤不遜於荒野論姓分爲氏氏分爲族論以字爲氏不必定用王父論兄弟不相爲後破汪琬以弟後兄之說以史記諸侯年表正趙世家記屠岸賈之譌謂衛宣公無悉夷姜事謂孟子記齊楚伐宋時宋猶未滅滕謂春秋桓公多闕文論公行子有子之喪論微子微仲論鄭康成誤註勦說爲雷同論孔子非攝相論孔子適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論畏厭溺論魯鼓薛鼓非無詞論陳氏禁遷葬嫁殯論子文三仕三已論東牲載書皆證佐分明可稱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顧炎武闖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可云已甚李燾序目稱仁和汪祭酒嘗荅人書謂西河說經終不見有細理似乎鄭康成杜預孔穎達賈公彥輩皆有細而西河隨問隨荅無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勝務取給一時不肖平心以度理亦於是見之可謂皮裏陽秋矣然以馬鄭之淹通濟以蘇張之口舌實足使老師宿儒變色失步固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十三經義疑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浩撰浩字養齋華亭人是書取諸經箋註標其疑義考訂之力頗勤如季本讀禮疑圖以萬人爲一軍浩襲其說於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不主鄭箋舉成數之解而引司馬法又以一乘總三十人定千乘當三萬人而疑賈疏附會此法爲畿內之制今考大司馬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天子諸侯同制小司徒疏謂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內采地法又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國法此周之定制也齊語管子制國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爲師故萬人爲軍韋昭註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此春秋列國之變制也僖公之頌正當齊桓之時或其時卽用齊法亦未可知浩據以疑周禮則非也浩又於儀禮聘禮引崔靈恩之說謂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諸侯雖正卿猶不敢稱大史記謂魯以孔子爲大司寇若然豈魯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後故有大司馬楚之有大司馬也因僖稱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甯戚藝粟盡地利立爲大司徒王子城父爲大司馬則春秋時諸侯正卿明稱大而稱大司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傳曰向爲人爲大司寇則宋稱大者又不特司馬矣魯司寇爲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稱司寇而概謂諸侯正卿皆不得稱大則亦弗之考也又周禮乃立春官宗伯鄭註引夏父弗忌爲宗人浩謂春秋內外傳俱作我爲宗伯宗人雖亦掌禮之官但位卑權輕馬能擅爲迎祀今考宗人之名通於上下左傳哀公十四年使宗人覺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註宗人掌禮及宗廟與鄭氏周禮大宗伯註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合又大戴禮諸侯遷廟齊祀宗人及從者皆齊宗人擯與周禮大宗伯職掌王之饋相合鄭註宗伯爲宗人蓋卽據此此天子諸侯之宗人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韋昭註宗人晉語范文子謂其宗祀

韋昭註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清以宗人爲位卑權輕是以卿大夫之宗人與天子諸侯之宗人合爲一也考核頗疏其他如釋左傳得而於彙中謂大夫士亦有主與蔡謨之說合而引說文大夫以石爲主則出前儒所引之外釋爾雅昏強也謂昏當作昏書不昏作勞昏音閔與昏同強也又爾雅夏曰復昨郭註未見所出浩引穀梁楊疏云復昨者復前日之禮有司徹賈疏云復昨者復昨日之昨祭則均可補郭註其說亦頗有可採者蓋於註疏之學雖未能貫通融會而研究考證具有根柢視剽剽語錄枵腹談經徒以大言臆斷者則勝之遠矣

九經古義十六卷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搜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編所解凡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十經其左傳六卷後更名曰補註刊版別行故惟存其九曰古義者漢儒專門訓詁之學得以考見於今者也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爲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岐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毫釐辨別後世乃詳古入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一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後而操管摘文動作奇字則生今反古是曰亂常至於讀古人之書則當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義理可以漸求棟作是書皆蒐採舊文互相參證其中愛博嗜異苟不能割愛者如易之需卦據歸藏作溲於象傳飲食之義固符於爻詞需泥需沙則義不相協書之曰若稽古用鄭康成之義實則訓古爲天經典更無佐證儀禮士昏禮之皇舅某子申註疏張子李子之義駁顧炎武之說實則春秋傳所謂男婦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稱號禮記檀弓之子夏喪明漢冀州從事郭君碑作喪名實係假借之字乃引爾雅目上爲名謂名爲目珠實則目珠不在眉目之閒公羊隱十一年傳蔡邕石經以弑爲試引白虎通證之已屬附會又引荀子議兵篇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句爲證實則此試字又別一意蔡邕所書義不緣此成二年傳是土齊也自以何休註文爲正解而引周禮司馬法解土爲杜實則盡東其畝原非杜塞鄰國之交通論語之詠

而歸據鄭康成王充之說以歸爲饋實則風劣無饋祭之理如斯之類皆不免曲古人失之拘執又如據別禮牛人謂任器字出於經文不出子史駁宋祁筆記之誤則體同說部與經訓無關引荀子墨子證學記之撞鐘引荀子證秦穆公之能變引墨子證許止不嘗藥引楊方五經鉤沈證論語生知亦皆牽引旁文無關訓詁未免爲例不純然自此數條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較王應麟詩攷鄧氏易註諸書有其過之無不及也

經稗六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鄭方坤撰方坤字則厚號荔鄉建安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兗州府知府是編雜採前人說經之文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以多摭諸說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猶正史之外別有稗官耳漢代傳經專門授受自師承以外罕有旁徵故治此經者不通諸別經卽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別師之訓故專而不雜故得精通自鄭元淹貫六藝參互鉤稽旁及緯書亦多採摭言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朱子窮究典籍其餘研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從而探索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闕於是漢儒考證之學遂散見雜家筆記之內宋洪邁王應麟諸人明楊慎焦竑諸人國朝顧炎武閻若璩諸人其尤著者也夫窮經之要在於講明大義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祕爲長然有時名物訓詁之不明事迹時地之不考遂有馬融空談乖聖人之本旨者諸人於漢學放失之餘摭摭而存一綫亦未始非懷羊之遺也顧諸家無談經之專書篇帙紛繁頗難尋檢方坤能薈粹衆說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爲有裨特錄存之亦朱子註中庸不廢沈括夢溪筆談之意也

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廷芳撰廷芳字叔園仁和人乾隆丙辰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山東按察使是編校正十

三經註疏以監本重修監本陸氏闕本毛氏汲古闕本參互考證而音義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爲準凡周易三卷尚書五卷詩十四卷周禮十卷儀禮十一卷禮記十五卷左傳十卷公羊傳四卷穀梁傳二卷孝經一卷論語



二卷孟子一卷爾雅三卷考諸經正義宋端拱咸平景德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來公私刊版亦有據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書每條標其本句而疏其譌誤於下其據某本改者並顯出之有未定者則以疑存之或有據某人說者亦綴附焉於形聲六體尤所究詳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隸書偏旁點畫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許慎之所述又經師口授各據專門春秋則三傳異文詩則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復錯出於其間故曰若越若書自不同桑甚棊棋詩亦各體此一經自不相同者也周禮之籒不可通乎周易之筮儀禮之庸不可通於禮記之廟此諸經各不相謀者也鄭康成之屢稱舊書陸德明之多引別本更不論矣故是書所舉或漏或拘向未能毫髮無憾至於參稽眾本考驗六書訂刊版之舛焉祛經生之疑似註疏有功於聖經此書更有功於註疏較諸訓詁未明而自謂能窮理義者固有虛談實際之分矣

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

江蘇巡撫 棟進本

國朝程川編川字廊棠號春臺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書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業數文書院時所刊取朱子語錄之說五經者州分部居各以類從以便參考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孫鐘嘗緝文公易說二十三卷又緝詩傳遺說六卷 國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禮纂五卷而書與春秋卒無專書特諸家援引遺文據以折衷衆說而已且其間各以意為去取不能盡睹其全又不著為某氏某年所錄亦無以考其異同先後之由黎靖德所編語錄雖蒼粹無遺然不及一一詮次亦不得其端緒川此編於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為序並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總辨至為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真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為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矣三禮之末綴以大戴禮記似乎不倫考是書歷代史志皆著錄於禮類史繩祖學齋估畢稱宋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雖繩祖不詳事在何朝然諒非誣說且其文與三禮多相出入可以為參考之資附錄於末亦不得以泛濫為疑矣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中庸論語孟子九經隨筆詮釋末附雜說多能補註疏所未及惟有過矯鄭義者如禮記補義云主常在室朝事雖延尸出戶而主不動故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堂上有尸無主也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而司巫無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註曰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腍骨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康成此註雖不見於經傳必有根據今永謂坐尸于堂則堂上無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經亦但云祝于主不云祝于尸豈亦得謂薦孰時尸不在室乎蓋言室則統有主言主則統有尸經以互文見義益以見尸主之不相離也況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註謂出入廟中如第據出入廟中則曾子問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問也公羊傳曰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周旅酬六尸則毀廟有主而無尸若朝踐之節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則毀廟之主不得與於朝踐之禮矣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識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與主不相離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尸也若主在室而尸在堂則朝踐之節神一依于在堂之尸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無統非所以明精專也論語補義又謂魯禘行於秋嘗之時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于明堂也今考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宣八年夏六月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定八年冬禘于僖公據此則魯之禘祭四時皆舉不得拘以嘗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明堂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稱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則六月實建巳之月於周正爲夏不爲秋也永既據明堂位六月爲禘月而以六月爲周正之秋則是以六月爲建未之月矣同一魯也記者於正月七月稱日至則用周正而于

六月則又用夏正恐無是理永又引祭統內祭則大嘗禘書禘于嘗下明大禘在嘗月不知禘在嘗下不過錯舉之詞猶之傳曰烝嘗禘於廟嘗在烝前而錯舉之則曰烝嘗也然則經文嘗在禘上原不謂禘在嘗月也永又引魯頌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駢剛為禘在嘗月之證不知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鄭箋曰秋嘗祭于夏則養牲是毛鄭皆不以此節為禘祭也今據魯頌為禘嘗同月尤為未允然其他條則多與確不磨若尚書補義以西海為青海謂西海郡雖始立於王莽而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則西海之名甚古竝不始于莽也春秋補義謂兄終弟及宗廟昭穆之世天子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竝斥萬斯大所據明堂五室之說又謂春秋之世兵農已分引管子制國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在當時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論語補義謂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八十縷為升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布一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豈更可倍為二千四百縷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辨析尤為精核其他於禹貢之輿地春秋之朔閏皆考證賅洽於經文註義均有發明固非空談者所及亦非摺拾為博者所及也

經咫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祖范撰祖范字亦韓亦字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會試中式舉人未及殿試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特賜國子監司業銜是書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祖范薦時曾錄呈御覽此

其門人歸宜光等所刊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列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今觀其書如駁公羊傳弟為兄後之說而取其母以子貴之文駁婚禮不告廟之非論語無所取材主鄭康成桴材之說謂甯武子不及仕衛文公謂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類取奇齡說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尙書

類然立異耳祖范學問篤實必非剽取人書者或奇齡之書盛氣叫器肆行誹詆爲祖范所不欲觀故不知先有是說偶然闇合耶然如奇齡經說以諸賢配享爲多事而謂學宮祀文昌魁星爲有理則祖范終無是也

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炳震撰炳震歸安人是書校正九經文字第一卷爲經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類第二卷爲經無重文如禘字積字之類第三卷爲經典傳鳴如文言傳重剛而不中重字本義疑行象傳履霜堅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之類第四卷第五卷爲經典傳異以註疏本列於上以石經不同者列於下其諸書援引異文亦併附著第六卷爲經典通借如君子以順德順王肅本作慎磐桓利居貞磐釋文一本作盤之類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爲先儒異讀如易大人造也造劉歌引作聚君子體仁仁董遇本作信之類第十卷爲同音易義如家木訓豕走而易之家則訓爲斷毒本訓害而上弼註師卦毒天下訓爲役之類然其音不改第十一卷爲易音易義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于岐山則讀饗乾坤之乾在噬嗑乾肺則讀干之類併其音而改之矣併附以異字同義如易之鼯鼠卽詩之碩鼠易之鼯鼠卽書之杙杙之類第十二卷則註解傳述人也其排比鉤稽頗爲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頗爲有裨惟末卷註解傳述人全錄陸德明釋文所載無所考證苟盈篇帙殊無可取駢摶枝指姑置而不論可矣

古經解鈎沈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余蕭客撰蕭客字仲林長洲人是編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爲敘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尚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敘錄周易左傳均各分一卷實三十三卷也自宋學大行唐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摺磨其書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蕩軼於規矩之外國朝儒術昌明士敦實學復仰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詔校刊十三經註疏頒行天下風教觀摩凡著述之家爭奮發而求及於古蕭客是書其一也其敘

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義訓其書尙存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白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之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鉤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仿賁服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經文同異皆以北宋精本參校正前明監版之譌闕自序謂創始於己卯成業於壬午晝夜手錄幾於左目青盲而後成帙其用力亦可謂勤矣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尙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尙存遺說是書列皇氏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未採蓋海外之本是時尙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皮藏清祕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拈摭亦可謂備矣

附錄

古微書三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孫穀編穀字子雙華容人考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非惟盧生所上見史記秦本紀卽呂不韋十二月紀稱某令失則某災至伏生洪範五行傳稱某事失則某徵見皆讖緯之說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九其明證荀爽謂起自哀平據其盛行之日言之耳隋志著錄八十一篇燔燒之後湮滅者多至今僅有傳本者宋雍熙經義考稱易乾鑿度乾坤鑿度禮含文嘉猶存顧炎武日知錄又稱見孝經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張師禹所撰非其舊文援神契則自宋以來不著於錄殆炎武一時筆誤實無此書則傳於世者僅乾鑿度乾坤鑿度二書耳 皇上光崇文治四庫宏開二酉祕藏罔弗津逮又於永樂大典之中搜得易緯稽覽圖通卦驗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爲數百年通儒所未見其餘則仍不可稽蓋遺編殘圖十不存其一矣穀嘗雜採舊文分爲四部總謂之微書一曰棧微輯秦以前逸書一曰綫微輯漢晉閒箋疏一曰闕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刪微卽此書今三書皆不傳惟此編在遂獨被微書之名實其中之一種也所採凡尙書十一種春秋十六種易八種禮三種樂三種詩三種論語四種孝經九種河圖十種洛

書五種以今所得完本校之穀不過粗存梗概又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去隋未遠所引諸緯如河圖聖洛符孝經雌雄圖之類多者百餘條少者數十條穀亦未睹其書故多所遺漏又摘伏勝尚書大傳中洪範五行傳一篇指爲神禹所作尤屬杜撰然其採摭編綴使學者生於千百年後猶見東京以上之遺文以資考證其功亦不可沒經義考緯一門所引據出穀書者十之八九則用力亦可謂勤矣緯與經名雖相輔實各自爲書卦氣之說孟喜始據以詁易何休鄭元援引尤多宋歐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欲於註疏中全削其文而說不果用魏了翁作九經正義始盡削除此實說經家謹嚴之旨與孫復說春秋而廢傳鄭樵說詩而廢序深文巧詆務排漢學者不同然義理則當尊正軌考證則不廢旁稽如鄭元註禮五天帝具有姓名此與道家符籙何異宋儒闢之是也至於蔡沈書集傳所稱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一實洛書甄耀度尙書考靈耀之文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實河圖帝覽嫫之文朱子註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實河圖括地象之文三足烏陽精也實春秋元命包之文案此四條皆朱彝尊經義考之說以至七日來復自王弼以來承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作易本義亦弗能易實易稽覽圖之文洛書四十五點邵子以來傳爲祕輪其法出於太乙九宮實易乾鑿度之文是宋儒亦未能盡廢之然則鼓輯此編於經義亦不無所裨未可盡斥爲好異故今仍附著五經總義之末焉

右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錄一部三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漢儒五經之學惟易先變且盡變惟書與禮不變詩與春秋則屢變而不能盡變蓋易包萬象隨舉一義皆有所說可通數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說故一變再變而不已書紀政事禮具器數具有實徵非空談所能眩亂故雖欲變之而不能詩則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訓詁則不可意解也春秋則其褒其貶可以詞奪其事迹始末則不可以詞奪也故二經雖屢變而不盡變劉綽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此雖論文可例之於說經矣今所甄錄徵實者多不欲以浮談無根啓天下之捷徑也蓋自王柏諸人以下逞小辨

而泊聖籍者其覆轍可一一數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四

經部三十四

五經總義類存目

五經圖六卷

河南巡撫 按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雍正癸卯襄城常定遠得明章達原本重刻達序稱是本得自盧侍御盧又得之信州鉛山為  
鷺湖石刻本考明盧謙字默存廬江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參政初官永豐縣知縣時得信州學  
五經圖石本廬江縣知縣章達為刻之其始末見李維楨序及謙孫雲英重編五經圖中此本稱章達刊當即  
謙所傳信州石本也前有萬邦榮序稱是書與信州石本對校前後參錯多所不同蓋又有所竄亂矣且原書  
兼圖周禮是以名為六經此本仍存周禮諸圖而改題曰五經名實亦相舛迕又每經縮為八頁而諸圖雜列  
其間大圖之餘隙即填小圖補之尤毫無體例矣

羣經辨疑錄三卷

浙江吳玉 屠家藏本

明周洪謨撰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諡文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蓋其官祭酒  
時與諸生講論之語凡辨正四書五經訓釋與經旨違誤者百有四條又發明先儒言外之旨者百有九條自  
序稱寧為朱子忠臣無為朱子佞臣成化十五年嘗疏進於朝併請敕修諸經憲宗以大全諸書久為學者所  
誦習不允所請觀此書頗可得其用意所在然其說以三光五行為七政則不及古傳日月五星之確其辨周  
書八誥及蘇軾之說以為思殷叛周者皆紂所比昵之罪人則於當時情事未合仍不及蘇傳之允當至謂社  
稷之神龍柱農兼以前仍當有所謂稷者其言雖似有理然亦無所依據至下卷則多屬空言益無所取矣

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補闕二卷

兩淮鹽政 按進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見已著錄考明史恕本傳其初致仕在成化二十二年孝宗立復召用後與邱潛不合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四

經部

五經總義類存目



求去以宏治六年閏五月復致仕自是家居凡十五年此本首篇自題云己未季秋據七卿表當在弘治十二年則是書作於再致仕時故自序稱作意見時八十四作拾遺時八十六作補闕時八十八可謂老而好學矣其書大意以五經四書傳註列在學官者於理或有未安故以己意詮解而筆記之間有發明可取者而語無考證純以臆測武斷之處尤多如謂左傳爲子貢等所作之類殊游談無根也

五經心義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崇慶撰崇慶有周易議卦已著錄此本又合所著書經說略詩經衍義春秋斷義禮記約象與議卦其爲一編唯周易無序餘皆有自序大抵皆剽掇舊文罕所心得

十三經解詁五十六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深撰深有周禮訓雋已著錄是編凡易三卷書三卷詩四卷周禮六卷儀禮四卷禮記十卷左傳十四卷公羊傳三卷穀梁傳二卷論語一卷孝經一卷爾雅三卷孟子二卷其易惟取程傳及本義各標其名書惟取孔傳蔡傳不復分別詩取小序及朱子集傳亦兼採子貢詩傳周禮分序官於各職之前使長屬和統用王應電本稱曰古本禮記增入夏小正一篇置曾子問前左傳主夏正之說謂用周正爲誣論語孝經孟子俱無註惟孟子加以評點用世所稱蘇洵本餘亦皆鈔錄舊註無所發明

說經劄記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蔡汝楠撰汝楠字子木號白石德清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明史文苑傳附見高叔嗣傳中是編說易說書說詩說春秋說禮記說論語說學庸說孟子各爲一卷末附太極問答數則史稱汝楠以羣歸聚諸生石鼓書院講求經義此書即是時作也汝楠少嘗從湛若水游晚更友鄒守益羅洪先其學皆本於良知欲以治經爲治心之功故所說多如語錄罕博考之功云

五經異文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考訂五經文字異同大抵以許慎說文陸德明經典釋文爲主而摭  
撫維說附益之所援據頗爲寒窘如易本義坤初爻小象順當作慎詩集傳景古影字之類亦縷載之又如宋本  
頌之作恒避真宗諱猶真之作貞避仁宗諱慎之作昏避孝宗諱而於恒卦註曰恒釋文作恒殊爲失考至雖雍  
一字而於書於變時雍註路史作時離眉一字而於以介眉詩註呂氏讀詩記眉作眉益可以不必矣

五經釋十五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有三禮編釋已著錄是書凡易五卷書二卷詩三卷三禮四卷春秋一卷元錫先有三禮編釋  
二十卷別行故此編惟摘錄其中自作發明之語而刪其經文及註書詩春秋亦不載經文惟存篇目其所詮釋  
多屬空談易則雖載經文而頗更其次第如乾卦乾元亨利貞句下繼以大哉乾元至萬國咸寧五十七字又繼以元者  
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貞六十四字又繼以乾元者至天下平也五十七字又繼以天行健下字乃繼以六爻及小象  
小象以後復繼以文言初九曰以下之文皆元錫以意更定其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全刪傳文而自撰天圖原等三卷以  
代之其憑臆杜撰亦略與三禮編釋等也

經書音釋二卷

浙江江  
叔家藏本

明馮保撰保字永亭號雙林深州人嘉靖中秉筆司禮太監隆慶及萬歷之初最用事事蹟具明史宦官傳是編  
摭拾經典釋文說文廣韻諸書參以己意如解論語過則勿憚改憚字曰難也畏也則已詳於朱註解必不齊密  
字曰三國時秦宓人名則更與音釋無關至其鈔襲舛誤更不可枚舉末有隆慶辛未保自跋其私印曰內翰之  
章尤可怪矣史稱保善奕能書是編當卽所自撰意當時士大夫憚其權勢必有從而與之者故竟至於災梨其  
人其書本均不足存以趨高爰歷六篇漢志著錄始存其目亦以見明代貂璫之橫至儼然以詞臣自居而無一  
人議之足爲萬世之炯戒也

孫月峯評經十六卷

江蘇周厚  
晴家藏本

明孫鑛撰鑛字文融月峯其號也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是編詩經四卷書經六卷禮記六卷每經皆加圈點評語禮記卷前載其所評書目自經史以及詩集凡四十三種而此止三種非其全書然詩經前有慈谿馮元仲序稱其舉詩書禮鼎足高峙蓋元仲所別刻者以三經自為一類也經本不可以文論蘇洵評孟子本屬偽書謝枋得批點檀弓亦非古義鑛乃竟用評閱時文之式一一標舉其字句之法詞意纖仄鍾譚流派此已兆其先聲矣今以其無門日可歸姑附之五經總義類焉

七經圖七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吳繼仕編繼仕字公信徽州人案宋館閣書目載六經圖六卷楊甲撰毛邦翰增補之為圖三百有九又宋史藝文志有葉仲堪六經圖七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仲堪即以邦翰舊本增損改定是書刊於萬歷己卯前有繼仕自序云得舊本摹校舊圖三百有九今加校正為三百二十有一又增儀禮圖二百二十有七共為圖五百四十有八所謂舊本即毛邦翰之書所謂儀禮圖亦即楊復之書均非繼仕所自撰也

九經考異十二卷附九經逸語一卷

兩淮馬儀家藏本

明周應賓撰應賓鄆縣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考證九經之異文九經者以五經四書合而為九非古所謂九經又以四書居五經前益非古矣其書以陳士元五經異文為藍本稍拓充之而舛漏彌其如書浮于江沱潛漢下云陸一作潛于漢今釋文竝無此文又如詩有滄蕙萋知引韓詩作有介而不引呂氏春秋之有晦與兩祁祁知引韓詩之興雲而不知呂氏春秋亦作興雲如斯之類尤失之目睫之前也

談經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此書一名經解結言敬所著九經解凡一百六十五卷一百六十七萬餘言此則提其大要別為九卷總題曰山草堂集蓋後來編入集中也凡易七十條書三十條詩五十四條春秋五十六條禮記十三條儀禮二十條周禮四十二條論語二十六條孟子三十二條敬天資高明論多創闢而臆

斷者亦復不少其詳皆具經解中此亦可見所學之大概也

六經三註粹鈔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許順義撰順義字如齋晉江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知何時所作驗其版式蓋萬歷以後之坊本其書以易

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為六經名既杜撰又經文多所刪節其註亦割裂僞創所謂三註者亦不知三家為誰始

書賈射利所刊也

五經纂註五卷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舊本題竟陵鍾惺纂註有惺自序而書前又有舒文鼎所為凡例云今本朱蔡陳胡之統訓一就伯敬先生為

取衷則其書非惺所為矣其書皆刪節經文易則一卦內刪數爻詩則一篇中刪數章書則一篇中刪數段春

秋禮記刪節尤甚惺似不謬陋至此或亦書賈所託名歟

塞陽草堂說書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鄮撰鄮號塞陽武進人天啟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崇禎中為溫體仁所構誣以杖母不孝磔於市是編首

為中庸說一卷次大學意一卷以中庸冠大學前者其說謂中庸以明德終大學以明德始大學實繼中庸而作

也論語詠一仿宋張九成之例以絕句代箋疏次孟子略述隨意標舉而說之故曰略焉四書皆崇禎十二年詔

獄中作以授其子珏者次詩書論世三卷則雜論詩書二經大抵皆明末狂禪提倡心學無營於聖賢之本旨

拙存堂經質一卷浙江總督採進本

明冒起宗撰起宗字宗起如阜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參議是書凡九十六篇分條考辨其中頗有

典核之條如辨書七政皆右旋蔡傳未為實測詩小序與經傳多相符中公詩說不合於魯詩者凡數端國風非

徒詩程大昌詩議頗誤引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證詩杼柚其空引史記國語證趙朔生至其他考

書與春秋輿地者亦見根據他如謂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鄉遂以都鄙即鄉遂也鄉師言六鄉

遂人言六遂而不及都鄙以鄉遂即都鄙也且謂六鄉七萬五千家六遂亦如之則十五萬家一人受百畝百里之國田九百萬畝除公田外僅八萬家其餘七萬家將於何處受田若都鄙在鄉遂外彼公侯伯等國卿大夫士之采地將何所受今考大司徒曰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又曰帥六鄉之衆小司徒曰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又曰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則一職之內都鄙與六鄉並舉何得謂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鄉遂耶至謂百里之國尙不能容六鄉六遂之夫田何得更更有都鄙不知天子六鄉六遂大國止有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費誓魯三郊三遂是其明證且鄉遂之制既據周禮即當以周禮封國之數爲正如公五百里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百里者四四十六大國三鄉止三萬七千五百家合三遂止七萬五千家二十五同而容七萬五千家僅得三十五分之一豈此外更不容有都鄙乎起宗談以侯國亦六鄉六遂與天子同制而又不周禮封國之數宜乎以百里之國不能容六鄉六遂也春秋襄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隧與遂通則有遂之名又襄九年傳曰二師令四鄉正敬享則有鄉之名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有都之名又莊二十八年傳曰羣公子皆鄙昭二十年傳曰縣鄙之人則有鄙之名襄三十年傳曰子產使都鄙有章則有都鄙之名何謂諸侯有鄉遂即不得有都鄙乎起宗徒以遂官所統之縣正鄙師與稱縣之縣都鄙之鄙名稱相混遂謂都鄙統於鄉遂不知周禮名同者不一而是問師之名與閭胥同縣師之名與縣正同豈得謂閭師縣師即閭胥縣正乎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皆都鄙之官也而起宗謂周禮有鄉遂之官無都鄙之官誤矣又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註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于禮其意最精而起宗乃以爲昔又於書則極尊古文尙書力詆梅鷲於春秋謂周不用子正并謂秦不用亥正此皆誤襲前人之說而不知所擇以致失其綱要也

五經讀五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明陳際泰揆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其平生以制藝傳經術非所專門故是編詮釋五經亦皆似時文之語

所謂習慣成自然也

五經圭約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明蔣鳴玉撰鳴玉字楚珍號中完金壇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台州府推官鳴玉於四書五經皆有講義解四書者名舌存今未見解五經者名圭約言如土圭之測日影以至約而賅至廣也其初每經皆分總論別論緒論三編康熙九年其子編修超校正付梓以分析瑣屑難以檢閱乃循經文次第合三編而一之仍分標總論別論緒論之名以存其舊王崇簡魏裔介各為之序其書皆採用舊文而不善前人之姓名超所迷凡例稱鳴玉食貧之時借書鈔撮故不及詳載書名理或然耳其說易先義理而後象數書則多本註疏詩多宗小序與朱傳時有異同春秋兼取三傳不主胡安國刻深之說禮惟闡發文義於考證頗疎附以周禮儀禮二論亦皆推測之談蓋於明季經解之中猶不失為平近易究者而精深則未之能也

經髓七卷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陳世濬撰世濬字學元閩縣人其書成於崇禎己卯前有自序稱趨於九龍學嘗按清流縣有九龍灘或即是縣之學官歟五經各為一卷益以周禮一卷皆摘錄經文之可入制藝者略為詮釋末為孫子一卷蓋併以備對策之用而與聖經同名曰經髓不倫尤甚也

墨菴經學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起撰起字仲方秀水人前明諸生後為沙門此編皆其所著經說凡五種一曰大易測分圖象疏義字畫訂譌二篇二曰春秋經傳分經引傳引十六篇三曰詩說凡四十五則皆隨時有所得割而記之者四曰詩匡偶存起嘗著有詩匡一書因為人借去遺失僅存十一則故曰偶存五曰四書慎思錄皆雜論四書之語其中亦聞有新意而寥寥數條不能大有所發明也

五經製二十卷原任工部侍郎 李友棠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四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是編雜取前人諸經序跋論說以類和次得易四卷書二卷詩四卷春秋六卷禮記二卷餘杭嚴沆益以承澤所著周禮舉要二卷共爲一編刊之其書採摭未備不及朱彝尊經義考之淹洽至周禮舉要備舉五官大義亦頗有所發明然議論多而考證少亦異於先儒專門之學王士禛池北偶談記康熙辛亥與承澤論經學承澤自言五經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過集說經緒論耳無當經學也是承澤亦有自知之明矣

稽古訂譌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冀廷歷撰廷歷字玉成書中稱震西氏者其別號也武進人順治壬辰進士嘗任湖南推官其官於何府則不可考矣是編首摘周禮鄭註之可疑及後人引用誤解周禮之文者次解釋儀禮次論朱子孝經刊誤之失及諸家解經之謬其論周禮謂祀昊天于南郊服裘固宜祀黃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豈亦服裘此論足破宋儒等加葛于裘之議又五服九服辨謂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此說雖本羅泌五服圖而辨析較暢至以周官之制冢宰統膳夫養人及宿衛之士後世不宜分屬他職是則不知時世異宜未免泥古太甚又謂唐之門下省乃周官宮伯官正之遺索之閣門使內侍省亦掌宿衛不知唐之門下省專掌覆奏書制宋之閣門使專掌宣贊內侍省事掌承應奉御之事並非宿衛也至其儀禮各條皆鈔撮註疏無所辨正闡發惟士冠禮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引孔氏正義謂母拜其酒脯重尊者處來非拜子也差可存備一解耳至孝經專駁朱子刊誤之非所爭不過字句之末抑又細矣勘其標題體例似乎此本所存僅辨論此三經之語全書尙不止此今無別本相校故以所存者著於錄焉

五經辨譌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呂治平撰治平號愚菴海寧人順治中歲貢生官德清縣教諭是編考論五經疑義皆就坊本講章辨駁語意之是非

勉庵說經十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齊祖望撰祖望字望子號勉菴廣平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南安府知府是書凡讀易辨疑三卷尚書一得錄一卷詩序參朱一卷說禮正誤三卷春秋四傳偶筆一卷續筆一卷大概易則辨程朱之誤書則正蔡氏之譌

詩多遵小序而攻朱註禮則正陳氏之失春秋則糾駁胡傳而左氏公穀亦互有是非然率以臆斷不能根據古義元元本本以正宋儒之失也

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周象明撰象明字懸著太倉人康熙壬子舉人是編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裏集舊說亦開附以己意略為折衷然採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略近震震日鈔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經說一卷 副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國朝冉觀祖撰觀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編或錄其序或偶論一二條似乎偶鈔成冊以質正於人非勒為定本者也觀祖以講學自命惡漢唐諸儒如舊故是編宗旨皆深以研求註疏為戒門戶之見既深是不可以

口舌爭矣

此本軒經說彙編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編乃袁熹讀諸經註疏開為標識其門人撮拾成編凡易書詩三禮三傳爾雅十經而書僅三十四條周禮僅十六條儀禮僅一條公羊傳僅九條穀梁傳僅七條皆殊寥寥

實止五經而已其說易主義理惟未列說卦傳諸條推言卦象然其門人編輯凡例以為雜鈔諸書非所自撰說詩力排小序而兼主叶韻說禮記不考禮制惟推言禮意說左傳差詳未附評語如號叔死焉句下註怕人

二字王曰無之句下註如何瞞得四字之類蓋從其讀本鈔出爾雅頗有考證如嫁之訓往引列子將嫁于衛句為證孟之訓進引班固通賦盍孟晉以迨羣句為證則皆郭璞鄭樵所未及也大抵袁熹究心註疏時有



所觸隨筆記錄本非有意著書故其說往往泛及雜事如因左傳懿氏之卜有鳳皇字疏引山海經首文曰德翼文曰順之語遂議崇禎甲戌進士文德翼之名為割截因季友陂叔牙遂議石崇以鳩鳥與王愷養之為晉政不綱因長狄郭瞞遂論其國女子亦必長大乃能配合生子否則八尺之婦不可配三丈之男因公子宋嘗翳染指遂記康熙中吳門進士顧三典因食一種暴下不止遂殞其命皆偶然筆記非以談經其門人過尊師說一一錄而編之遂為後人口實觀其於木瓜一詩前後兩解但註前後不同不敢刪一存一狡童一詩說詩則以刺忽為非說左傳又以刺忽為是亦不可正又論齊桓九合兵車之會原稟誘兵為丘此無庸擬議而亦云丘車當作兵車但原稟作丘不敢擅改推信過甚至有此失反為其師之累殆亦非袁熹意矣末附讀朱子語類一卷列之經說殊為不類尤見編錄之無體例也

六經圖十六卷 通行本

國朝江為龍等編為龍桐城人康熙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是編皆以前人舊圖鈔錄成書末附以四書圖亦自

諸書摘入也

重編五經圖十二卷 浙江江敏叔家藏本

國朝盧雲英編雲英廬江人明江西布政司參政盧謙之曾孫以謙在永豐所刻五經圖原本行款參差復釐定增補以成是編凡例稱所改正凡五百餘處今以楊甲本與此相較楊於大易有象數鉤深圖七十此則存六十八於尚書有軌範撮要圖五十有五此則存七十三於毛詩有正變指南圖四十有七此則存四十有八於春秋有筆削發微圖二十有九此則存十五於周禮有文物大全圖六十有五此則存五十七於戴記有制度示掌圖四十有三此則存五十有一增減多有不同然大抵以楊書為藍本也

冬餘經說十二卷 編修邵晉涵家藏本

國朝邵向榮撰向榮字東葵餘姚人康熙壬辰會試中式舉人官鎮海縣教諭此書雜釋諸經凡易說二卷書說

一卷詩說二卷春秋說二卷周禮說一卷儀禮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多引先儒成說而辨其同異如謂孔穎達兼領五經正義然諸經分手編纂穎達未嘗統數詩般正義引鄭註九河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稱鄭氏云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又禹貢正義亦引鄭註而釋之曰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氏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是撰詩正義者不知有書正義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侯繇辭云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奮焉正義謂奮焉爲語助之辭不當以方羊斷句詩汝墳正義又引左傳如魚鱗尾衡流而彷徨以鄭衆註爲證是撰左傳正義者不知有詩正義也其言頗切中歷代官書雜出衆手之病其書則猶未完之橐其子孫以簡端標識雜鈔而成也

三傳三禮字疑六卷附春秋大全字疑一卷禮記大全字疑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浩撰浩有十三經疑義已著錄是編因十三經註疏明王整震澤長語稱其時惟汀州版存今汀州版不概見世所行者惟明萬歷中北監版及毛晉汲古閣版均有譌誤而明代諸儒註疏皆度闕不觀三傳三禮尤幾成絕學其版更乖舛不可讀浩因取監本毛本校其字畫之譌謬集錄成編凡三傳三卷三禮三卷大抵推尋文句未能有所考證亦未能博徵互勘以定是非後附春秋大全禮記大全各一卷二書爲胡廣陋本何足訂正且坊本歧出校此一本之誤而他本之誤又不相同欲盡校之是畢世莫殫之功也尤敏精神於無用之地矣

經史辨疑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朱董祥撰董祥有讀禮記略已著錄是書前有目次載辨經者三十二條辨史者二十三條當爲五十五條此本僅五十一條蓋經史各闕二條其中辨繼父同居一條徐乾學讀禮通考嘗採用之然全書好爲新說未見根據如謂喪服大功章曰爲人後者降其昆弟則知伯叔父母不降小功章曰爲人後者降其姊妹適人者則知姑不降也凡人無子以嫡兄弟之子爲後本生父母降爲伯叔父母期本生兄弟姊妹降爲伯叔兄弟

姊妹服大功禮也第伯叔父諸姑則仍嫡也曷爲而舉降之哉家禮大功槩及伯叔父母小功及姑適人於禮未當今考斬衰三年章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疏曰同宗謂同承別子一宗之內是雖族遠而宗同者亦得爲後本篇自有明文董祥獨據嫡兄弟之子何也至於經云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不及世叔父母降其姊妹適人者不及姑猶齊衰不杖期章但載世叔父母不及姑而鄭註則云爲姑在室亦如之但載昆弟不及姊妹而鄭註則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但載爲衆子不及女子子而鄭註則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又焉得謂經文偶省卽本未嘗有此服哉至小功降服井及姑適人始於開元禮而董祥歸之家禮尤誤董祥又謂喪服小記曰妾毋不世祭蓋言祀妾之禮當殺耳小記本文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于女君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易牲則不用牲矣不用牲則謂之薦不謂之祭豈絕之而不祀耶註家以爲子祭孫不祭非也不世祭者非惟孫不爲祭卽子亦不得爲祭據董祥此說卽小記世字內兼統子孫言世世俱得薦特不得祭耳但考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耐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是妾之子祭其母明曰祭不曰薦則何妾不得祭之有乎又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傳曰禮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註曰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是公子祀妾母禮得稱祭之顯證也而董祥謂不得祭尤爲不根又禮凡言易牲非謂不得用牲也小記曰士耐于大夫則易牲註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據此則是易士之牲用大夫之牲義主隆不主殺故小記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于女君可也註易牲而耐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方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而董祥反以易牲爲不用牲誤矣又小記疏曰妾與女君牲牢無文旣云易牲故註云下女君一等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據此則妾得有牲可知而董祥謂妾不得有牲總由誤會經文易牲二字耳其他若以郊爲天地合祭中月而禱爲二十五月三代不改時亦不改月太襲前人已廢之說至謂置閭當在四季之月及解齋斯指爲拱指之指則又杜撰顯然者也

國朝沈淑編淑有周官翼疏已著錄此書錄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文字之異者為六卷次以經傳中文字互異及錄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職官器物宮室之類為四卷次輯註疏十三經瑣語為四卷其檢核之功頗為勤篤然無所考證發明若毛詩異文補之全引偽申培詩說尤失考也

三經附義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重華撰重華字君實號玉洲吳江人雍正庚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所說凡易經二卷書經二卷

詩經二卷於易皆推求於反對正對之閒中引闕本異文者十八條惟賁卦小利有攸往一條中孚卦信及豚魚

一條既濟卦小亨一條重華不以為然餘皆從之其所據實皆郭京周易舉正之文不知何以稱闕本京書謬託

王韓宋趙以夫王應麟諸人皆排其謬重華取之亦好奇之過歟又謂繫辭所釋十九爻皆文言傳之文王弼

輩將經文參雜遂遺入繫辭傳中折中尙未歸正古本不如是也案王弼以前之古本無可考矣晁呂以來之

古本一一可稽竝無十九爻原在文言傳之本惟元吳澄作易纂言始以臆見移之而重華以為古本誤之甚

矣其說書亦多臆斷如謂堯典象恭滔天當作饗饗音聲相近由伏生之女口授而譌然漢書藝文志稱秦燔

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佚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儒林傳及王充論衡亦同是伏生本自有

書獨遭亂亡失百篇僅存二十有九自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以今文詰屈始造為伏生之女口授晁錯之說其

事本無根據重華乃因此以改經未為至當其於古文之偽亦灼然能解而又執後世文體揣度經文謂若無

舜典之首二十八字則蓋降以下徑接慎徽五典文勢究不和順必須此段另起一頭通篇始有綱領則又騎

牆之見他如謂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註平公即君陳伯禽之弟鄭康成以君陳為周

公之子蓋據此按竹書及約註皆屬偽本固不必論即始以真本論之約註作於梁代竹書出於晉太康中康

成惡得而據之耶其說詩較二經為詳頗欲推求言外之意勝於株守文句者而亦每以好生新意失之如燕

燕為謂戴鳩大歸莊姜送之恐其不終不愼美之而實戒之又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戴鳩也而反言勗寡

人此立言之妙也春秋時妾媵歸國鮮克有終懷嬴與焉其明徵已云云案史記年表魯隱公之元年當衛桓公之十三年桓公以隱公四年見弑在位已十七年計其年雖至幼弱已在二十以外則戴嬀之年已在四十八外矣既非盛顏諒不慮其改節不合者一旦春秋妾媵見出而嫁者惟齊桓蔡姬有明文遽以爲無不鮮終亦涉武斷不合者二懷嬴秦穆公之女晉懷公之嫡妃實非妾媵其備奉匝之數乃在文公不合者三此豈非循文生義不加深考之過乎至於晉風名唐亦猶邯鄲之因舊地而重華謂唐叔封唐號仍其舊其子孫雖有失德而猶狎主夏盟皆始封之遺澤亦傷穿鑿特以三經較之則所得視易書爲多耳

松源經說四卷 浙江吳玉暉家藏本

國朝孫之騷撰之騷所輯尚書大傳已著錄是編皆說經之文或提舉一義各立篇題大抵嘗粹成說而不能自研經義其體例頗近於策略又以所作樺山學記新荷賦括蒼山賦雜列於第一卷中尤非說經之體

心園說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兆奎撰兆奎有書經知新已著錄是書於四書及易書春秋諸經各摘舉而詮釋之然淺近特甚如子在齊聞韶謂須知夫子之間不是季札觀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謂此章獨舉惠之和以明其介皆里塾訓蒙之語別無勗獲又釋尚書敬授人時多論西洋推測之法爲臆造且議其所載月令僅取東風解凍一條而於迎春祈穀之大覆巢殺胎之禁一切不載云云不知取月令之文分爲七十二候自逸周書已然竝非始自歐邏巴人也

六經圖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鵠撰鵠字又鵠號雪塢 案鵠字見周翰琦六書正譌書不知江字古亦音工遂別造此字取六安人是編刻於乾隆庚申取六經圖舊本稍加損益凡所補校具列於每卷之末其中如書經圖中所繪十二章服

日爲三足鳥形已自非古月作白兔擣藥形杵臼宛然曾唐虞而有此說乎周禮圖中所繪墨車以四馬蓋置

兩轅之中亦全不解古車之制如此之類篇毫無訂正其校補概可見矣

十三經字辨無卷數 兩江 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鶴齡撰鶴齡字瑤賓南通州人初著有五經四書字辨後又自為補訂以成此書刻於乾隆乙酉前為

校畫後為校音皆多舛漏所謂十三經者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儀禮爾雅無論古無

此例即以前所計之如分三傳為三則加四書為十四如併三傳總為春秋則又為十二於數亦不相合也

古學偶編一卷安徽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潛山張綱撰不著時代考明代有吉水張綱嘉靖癸未進士官河南巡撫非潛山人也書中自註云

本之 御製周易述義云云則知其為近時人書止三卷一曰觀物篇皆述易旨猶圖書家恆談一曰月令

夏小正同異說參校頗詳而牽引先天易圖則橫生枝節其言醫書九十二候不知所據考宋林億等校正素

問有此文然億等所述乃唐月令非醫書也春秋天王辨謂特書則稱天合書則稱王其特書而不稱天者乃

闕文孔子無貶削天王之理其說甚正然亦先儒舊義也

九經圖無卷數 福建 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魁植編其子文原增訂魁植字輝斗文原字澤注長泰人是書以信州學宮石刻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六

經圖析春秋三傳為三而益以儀禮為九經其信州石刻原本殘脫者則仍闕之但其中如易既載河圖洛書又載

古河圖洛書二圖一為旋毛一為龜坼據明以來之偽本殊為失考末復載邵子皇極經世司馬光潛虛開河圖極

揚雄太元準易運會歷數等圖皆易外支流亦失之泛濫書不載序而詩獨載序例不畫一所註地理皆沿石木

之舊如魯云今仙源縣荆山云今襄州之類時代未明春秋列國表內增入孔子亦非體例三禮皆勦孟崇義楊

復諸圖而張謇及行禮諸圖又刪不載蓋科舉對策之本不足以資考據也

說書偶筆四卷山東巡撫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四

經部

五經總義類存目

國朝丁愷曾撰愷會字考亭日照人是書一卷二卷說大學論語中庸三卷說孟子附以四書補遺及宗獻九獻  
歌括四卷一爲大學孟子王制周禮造士之制一爲虞書三苗辨一爲天官九賦斂財賄解一爲冬官考一爲古  
建國分田原非死法而附以說詩前有李在坊序稱愷會之子東生就其爲於書文者叢錄成帙則愷會偶然筆  
記本無意於著書故皆鄉塾課授之語而說行夏之時句至載時文二比以爲程式在坊序又稱明永樂間有專  
以試朱註爲能者上其所著書成祖深加譴責以急命火其書諫其人考楊士奇三朝聖諭錄載永樂二年饒州府  
士人朱季之獻所著專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甚敕行人押季之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  
論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則但火其書耳無磔人之事在坊意在曾朱故偽造此說不足  
據也

經解五卷經義雜著一卷

浙江巡撫  
汪道本

國朝黃文湖撰文湖字雨田一日穀田又曰穀亭豐城人是編每卷首題曰桃穀山房彙而側註其下曰石畦集  
經解石畦集經義雜著蓋桃穀山房彙者其集之總名石畦集者其彙中之一種經解諸書又其集中之子部也  
經解凡易二卷書一卷詩春秋共一卷禮一卷易多衍闡書之學書多辨禹貢山川因而蔓延於輿地形勝爲  
經所不載者詩最寥寥惟主廢小序而尊朱傳春秋多排擊三傳禮多拘泥古制糾時俗之非大抵皆衍宋儒  
舊說經義雜著凡序四篇說十一篇辨二篇大旨亦不出所著經解之內其類子心齋坐忘辨一篇乃莊子之文無  
闕經義泛濫及之亦猶經解之中因解禹貢而及五嶺以南山川脈絡考也書祇一卷而標題乃曰卷之一或  
刊版未竟抑裝紵者有所遺歟

右五經總義類四十三部三百四十九卷

內七部  
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先儒授受大抵專治一經其兼通諸經各有論說者鄭康成以下曠代數人丁宋以後著作漸夥明以  
來撰述彌衆非後人學問遠過前修精研之則見難涉獵之則見易求實據則議論少務空談則卷軸富

也孫承澤鈔撮經解諸序寥寥數卷亦命之曰五經翼則孰非兼通五經者哉略存其目而不錄其書古今人巧拙之異華實之分亦大概可睹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四